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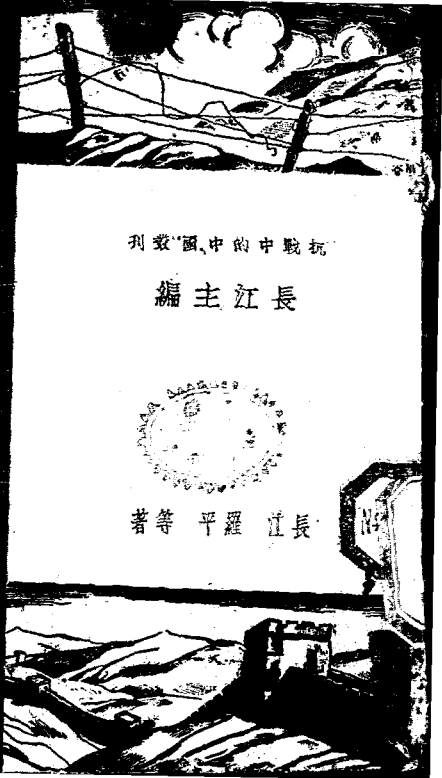
瞻迴東戰場

抗戰中的中國救刊

長江主編



長江羅平等著



J
1061
22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舊書
部

三之刊發“國中的中戰抗”

場戰東迴瞻

著等平羅江長

店書活生

月五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目次

憶夜戰場.....	長江（一）
乍浦到清東.....	羅平（五）
南翔歸來.....	許華（三）
難民的行列.....	林娜（盟）
滬太路上.....	柳岩（亮）
從上海到蘇州（一）.....	焚戈（西）
從上海到蘇州（二）.....	王壘（吉）
在蘇州.....	王壘（亮）

戰雲彌漫的天堂.....	挖沫 (八四)
敵機轟炸中的慈州.....	惜夢 (九一)
無錫三周間.....	救亡演劇隊第四隊 (九六)
救亡演劇在常州.....	林戈 (一二七)
九十六架敵機襲京記.....	沙隱 (一二五)
在冤橋.....	陳竹平 (一三三)
嘉興六日記.....	羅平 (一二八)
「天堂」一角.....	得中 (一四三)

憶夜戰場

長江

關北退兵了！就全戰局說，沒有重要關係。而從前我們不便發表的地區景物，現在已全成過去，可以任情的講了。我們的過去戰場情緒，是不再應該嚴肅！

在制空權喪失了的戰場，西半球對着太陽的時候，才是我們武士飛躍活動的時間。我們戰地新聞記者的活動，也不能不是主要的在夜間。飛機啊！最初發明你的萊特弟兄，是打算拿來屠殺人類的呢？還是被不合理的社會錯用了呢？日本飛機每天幾十架在上海附近戰區投炸彈，打機關槍，然而飛機是日本民衆的血汗之積聚，炸彈是日本國民應有的生活享受被剝

創的創痕，日本國民果何曾有對中國人民有不可解的冤仇，而忍將其辛苦經營之成果，不用之於自己生活之享受，而用以無情的屠殺中國人民呢？

屢屢在夜間出入戰場，租界中繁華奢靡的市面和租界外淒涼慘暗的情形，使人發生兩個國度的印象。在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勢力所及的土地上，那怕是只有一面國旗在那裏，而且不管對於那塊土地的統治權是否來得正當，然而侵略者對於那面國旗後面所代表的力量一加考慮，就不能如對付弱勢國家的爲所欲爲了！

僅僅有少數外國兵崗位的墓外，就是和平與戰場的分野，我們數十萬的將士在這幾個外國兵崗位外面日夜和敵人的飛機大炮鏖戰，我們千千萬萬的人民每天在日本兇殘的轟炸政策下過活。全國戰場上，經過每二十四小時的戰爭，不知道有多少壯烈的傷亡，我們非武裝的城市和鄉村，也不

知道有多少被破壞，我們的經濟文化的中心，不能在自己力量保護之下，建立在我們的後方，相反的我們的若干重要的活動，都是寄託於租界。

謝謝「一二八」的恩賜，我們能建造成功一條閘北和南市聯繫的中山公路，這是我們繞過租界通達上海南北的軍事交通要道。「八一三」以後的軍事運輸，中山路仍然作成功不少的供獻，可惜我們沒有在「一二八」之後，真真實實的把上海附近非外觀的武裝起來，這樣堅固的虬江碼頭，而今作了日軍登陸的便利交通點，市中心區裏面富麗堂皇的大禮堂，和圖書館博物館等輝煌的建築，在百孔千瘡之餘，還作成了方便敵人防禦的據點，就是這條中山路也沒徹底改造，使之配合於大量軍事運輸的需要，上海僅僅兩個多月的戰爭，中山路已經當不起繁重的運輸而凸凹不平了！

話又說遠了，當熱河戰爭之後，塘沽協定已經把河北平原的國防完全撤銷之後，平津實際已經進入敵人的虎口，民國二十二年以後，北平若干高級文化和教育機關，還在那裏大吹大擂的從事於高大洋樓的建造，數萬和數十萬之代價一座的新式建築，接二連三的出現於古老的文化城中，其意若曰「加強國防第一線上的教育設備」，則今天已道道地地的作成了日本軍隊的兵營！

國家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需要不斷的建設，這是一點不錯的，但是建設的目的當然是爲了我們自己國家的利益，當我們處在強鄰環伺，國家生存根本感到威脅的時候，我們最切要的工作，是如何保護我們的生存，就是國防應該是第一，明明知道我們沒有保護力的地方，而復談物質建設，結果不但浪費了艱難的國家財力，麻木了民衆意識，而且在客觀上給予了

敵人以便利！

夜間的前方，無論村庄和城鎮都很少見有普通居民的活動，真如，南翔，閘北，北新涇一帶的一般民房，破敗得零亂不堪，有的是沒有了牆，有的塌了屋頂，有一天晚上我去看過一所被炸的療養院，這是一所鋼骨水泥建築的近代醫院，日本飛機把他炸得亂七八糟，只剩了片段的牆壁，淒涼的兀立在月色朦朧之中。

白晝完全不能活動的戰場，這數十萬英勇將士的攻擊，築工，飲食，運輸，補充等，都全靠著夜間來活動，我們的交通工具太簡單了，很難在一個短短的夜間，能滿足我們戰場上一切的需要，特別是將士們的私生活方面，太沒有照顧的餘裕了。需要刺激了供給，於是在好幾處破爛的村鎮上，發現了軍人或者勇敢的商人在夜間開市的雜貨店，罐頭，香煙，火柴

，糖果，肉類，燒餅，花生，……凡是足以增加生活興趣的東西，幾無不應有盡有。在壁穿頂漏的破屋中，一枝魚油燭的光輝烘映着這樣的雜貨商攤，人影幢幢的都是些衣服污濁，面目辛勞的士兵和夫役，如果在傷兵轉運站的附近，輕傷的將士，常常是這些商攤的照顧者。

在夜間本是敵人防禦的時間，然而他們的砲兵仍然不完全停止活動，他們估計着我們增援部隊必經的要路，不斷用空炸砲彈射擊過來，希望殺傷我們的人馬，阻滯我們的援軍，所以要路口的上空，總是「轟！……嘩！……」地經常遭受敵人的炮擊。然而據經驗所得，這樣砲擊的效力太小了，「轟嘩」了半天，只讓日本民衆的血汗，毫無代價的拋擲在中國領土上！

中國人對於「死」的觀念，似因民族革命戰爭之熾發而與昔不同，洛

陽橋是我們前線一個夜間運輸聯站，在一天晚上因為汽車擁塞，電光過巨，被日本打中了好幾砲，炸壞了十幾個人，其餘的人仍然很鎮定的安置了傷亡，繼續做轉運，賣買，救濟，分配糧食彈藥等活動。

中國古時用兵，形容夜襲軍隊，往往用「銜枚疾走」這一句話，意思是人不叫馬不嘶的兼程前進，以襲敵人。這次上海戰場上我們軍隊的運動，全在夜間，後方到前方的生力軍，和前方回後方休息的辛勞隊伍，沒有不是魚貫而行，了無聲息的。

有一晚，我們去看×××先生，他那時的指揮所是在大場南面的孟家木橋，那裏是陶行知張宗麟諸先生所辦工學團的校址，戰爭以前，我在這鄉村裏和幾十個艱苦讀書的少年見過一次面，他們是那樣的天真活潑和健壯，其中有幾位小弟弟，對於較深的政治分析，也能集積會神往下聽，聽

到樂觀處，他們是那樣的興奮，聽到困難處，他們是那樣的憂心。然而我第二次到那裏，已經是庭園冷落，人物全非，村口有雄威的哨兵問口令，屋內已掘成高厚的防禦工事，舊日課堂，已成參謀業務室，舊日少年們歌唱之地，而今是赳赳武夫踱步之場！敵人的大砲不斷的在天空中轟轟炸響，機關槍在村外又是咯咯的作聲。

當大場戰局正緊，滬太公路上退下來一些士兵，他們一時脫散了隊伍，然而他們異常安靜的休息在公路旁邊，靜待他們長官的安排。老實平和壯健，情緒上他們是已經進入了近代軍隊的水準，震天的砲火，似乎對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刺激。在沉默中隱然表示着不可侵犯的力量！

中國軍隊的編制裝備訓練，還沒有完全統一，這次在上海作戰的軍隊之複雜，為中國過去戰爭史上所未曾有，幾乎全國軍隊都混合使用到上海

來，然而大家相互間的「同志之愛」，是異乎尋常的感動人的。經驗較少，器械較差的部隊，如果調到激烈的戰場上，原來已經維持正猛烈戰鬥的隊伍，一定告訴後來者以種種實戰經驗，請他們注意。有一次某師接防大場西北，前面已經犧牲很大的部隊，恐怕他們新來的同伴，經不起敵人砲火的恐怖，先請他們在第一線後方見習兩天，自己仍然苦撐下去，至到已經有點把握，才把防務交代過去。

傷兵的情緒，仍然很好，每一個傷兵轉運站都聚集若干輕重不等的傷兵，靜候着救護的車輛，救護隊人員在他們中間照顧着。他們受傷以後，行動還是有秩序。在前線最勇敢的救護隊，要算佾侶救護隊，其次要算四川旅運同鄉會救護隊，他們無聲無息的在前方埋頭工作，能深入第一線救護傷兵，得着前線將士深切的愛戴。只是在十月二十一和二十二兩夜的總

攻，我們於崩潰日軍之後，自己的傷亡亦大，真如車站以西至南翔崑山之公路上，幾於每一岔路口，每一村店每一橋頭，都集結衆多之傷兵！我們救護組織太無力了。實際工作的人沒有多少，車輛也太不夠，於是這大批突然增加的傷兵，擁塞途中而無人救護。三十二十傷兵一堆，十個八個一團，輕傷的帶著鮮紅的血跡，彳亍步行。打傷腿的只剩了一隻腳，有不少是扶着手杖，一蹣一蹣的前進。完全不能行動的傷兵，只有躺在大道旁邊，無可奈何的呻吟！慘烈的戰鬥受傷之後，又遭受到這樣淒冷的待遇，傷兵們自然不能忍耐了。我們的車在二十二日夜間過南翔赴崑山，沿路皆爲傷兵所阻，他們爭欲登車，然而車上所能容納的人數太過有限，他們於是想爬在車的旁邊和車的前面，然而這輛小車在那樣破爛的路上，如果過份的負擔，只有大家不走了。因爲我們事實上不能不婉謝很多勞苦功高的受

傷將士，他們於是乎動怒了。幾乎沿途都有傷兵用木棍打我們的汽車，打得我們無限慚愧！無限悽愴！因為他們這樣英勇的爲國家和敵人拚命，受傷之後，我們不能有完善的救護組織，迅速的把他們救到安全的後方，減輕他們的痛苦，這是我們政府和人民對不起忠勇的將士。在他自己立場上看來，我們爲國家這樣的犧牲，現在弄得生不死死不死的流浪到悽風涼夜的公路上，你們這般坐汽車的人，平日已經夠養尊處優的了，到這樣一個悲涼的場合，你們的汽車還不讓我們坐坐，救救我們的痛苦，似乎也太該打了！誠然他們不明白我的車是什麼任務，不原諒我車的容量，然而他們這種棍擊的行爲，是表示抗戰軍人對於後方有救護責任的人們的抗議！

這回真真實實算「打死仗」，敵人的砲兵把我們的村莊常銅牆鐵壁來攻擊，一個村莊動輒打幾百砲，他們的「區間射擊」，使我們沒有一塊地

方能幸逃敵砲的摧殘，我們前線土木材料簡單作成的工事，被他們打得天翻地覆，然而我們的將士仍本堅定如山之抗敵意志，繼續前進，無窮盡的未死者，很快的補上了已死同志崗位，永遠有新的力量抗戰衝鋒！當敵人猛攻蘊藻浜西南的塘北宅和陳家巷一帶之夜，在洛陽橋附近的×××先生的指揮所裏有幾位年輕活潑而篤實的參謀，異常安詳的和各方用電話連絡。洛陽橋以北的機關槍聲，「咯咯咯……」的組成一種廣大範圍的音樂隊！單拿他直轄的軍隊來說，那時已經一聲不響的補充了三次了。塘北宅本是一連的陣地，我們在塘北宅却犧牲了九連人！一連打完了，再上去一連，直到一團人都完全犧牲在這一小小村莊上，日本的砲彈和炸彈不知在那裏放了多少，我在崑山聽到朋友說，守塘北宅那團的團長原來是舊友許良玉先生，他只剩了一個光棍到蘇州去接收補充兵去了。

打死仗的壯烈現象，幾乎全部戰場以及各部隊都是如此，我們很可以驕傲，很可以自信，但是回到××看看後方對於傷兵的待遇，不禁有幾分愴然！傷兵們千辛萬苦的回××，而在××的醫院只有兩個，一個是救濟委員會的第一醫院，由上海東南醫學院師生主持，他們人少傷兵多，整天忙不過來，裏面住滿了傷兵，有些夜間還沒有禦寒的被褥，送給他們的飯菜，上面全佈滿了蒼蠅，手術室內斷腳殘手的慘象，讓人憤怒到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殘忍！我們去的那一次，醫院門口還有沒被收容進院的傷兵，有一個是打傷了腹部，衣服褲腰被血水泥土的混合物，膠成了不忍久視的一團，他的全部下身，鞋襪綁腿和灰布褲上，整個的是剛從有水的戰壕和河溝裏面拔出來的模樣，泥水還濕潤糊在下半身，他已經毫無血色和毫無力量的靠臥在牆邊，秋風捲夾着塵土無情地在他臉上吹過，似乎只有慈

祥的日光這時才慰勞式地給予他相當的溫暖！很難令人澈底的，是這裏那所官辦醫院的荒唐，他們的規模，遠比這裏爲大，而他們的工作是「日光」，唯恐傷兵找着了它！一所醫院的後門外，那時正停放着死傷兵的担架，一個死屍從蒙蓋他的破軍氈下面，橫伸着一隻緊握拳頭的蒼手，大概對於殺敵未完身先死，表示不甘心，而對於後方救濟機構的腐敗，似亦有無限的憤慨！

乍浦到浦東

羅 平

居住在內陸的人，對於海是一種想像，到過海濱觀望一次後，不由不使人起深切的眷念，尤其是在全面抗戰勃發的時候，海上是更當爲我們所懷念了。

我們的國土一大半是被海水環抱着的，祇有站到海濱上去，能看出我們無限大的祖國的邊緣，能深深感到生息在內面的四萬萬生命的親切。在東海之濱，我們向外瞭望，更容易感受到有一種暴力迫切在我們的眉頭。

東海是染有歷史的血汁的，遠在明季便成了敵國殘暴的侵略的戰場。雖然是他們另外一個種族倭奴（*Ainu*），但在他們的血統上是留着傳魔性

的柯奢麻允（Koshamain）的毒藥的，他們永遠以蠻橫的海盜行爲，來侵擾他們和善的鄰國。

乍浦之夜

那是一個明朗的早晨，使我有個機會附乘了×縣長的專車，向著深廣的村野東南駛去，約二十餘分鐘便到了久爲人所熱鬧的乍浦。由於他們的盛意，被邀參加了該地的壯丁檢閱。

我們一行五個人，沿着一條狹窄的小路，到一個廣闊的校場，這時場上已集齊了武裝的壯丁，一排一排地立正着，我們打從他們的身邊經過，是鐵一般的寂靜，看每一個人的表情，都煥發出堅苦的光彩，而且涵蓄着英勇的精神。

近閱以後，我們便登上——檢閱台，在台上，展開我們眼前的，是一表肅穆的氣象，一邊是堅定的行列，一邊是來觀望的千萬市民的歡顏。他們的背影一半是投在高崇的天際，一半是在遼闊的海面。校場的中央筆直地插着一枝旗桅，頂端是飄揚的國旗，被頑強的海風吹逐着，在和暖的陽光裏，閃耀着鮮明的彩色。檢閱的儀式的最後一個節目是呼口號，千百萬張嘴吧，同時喊出了一個聲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壯烈的一聲聲，我們能想像到它們將永遠環繞在那蒼茫的東海的海空，九峯山崇高的山巔。

不久我們便到旅邸休息，這時出現了一名勇將謝×長，他是駐守在此地的，看到他飽經風霜的面貌，配合他那爽朗的談吐，使人很感興奮。不覺使我想起這邊的歷史：

「你正可以俯瞰繼光第二，將來戰爭勝利以後，這裏的人也會給你立

願的。」

他聽了我的話客氣了一番，接著很堅定的說：「這是我們軍人的本分，在我駐守的地方，如果讓一個敵人踏上岸來，我就不姓謝。」

「要是他們真的來怎樣？」我打趣着說。

「來，他們敢來？你要知道這裏的工事非常堅固，這種工事は出於敵人意料以外的，不過，他們真要來試一下我也並不反對，似乎沒有什麼好答謝他們，祇有叫他們一個個『招魂』回去！」

這邊的海灘斜度很淺，沙質是異乎尋常的，人們都稱之為「鐵板沙」，潮退之後，人便可以下去走，有時能走二三十里外，也許因此，敵艦在這邊是失了它的活動能力，雖然常有敵艦出沒其間，但都十分忌避的，現在我們祇能在飄渺的煙波中，看它們的淡影。這却使我回憶起一件有趣的

事情，那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聽到孩子們的一席話，他們一羣三五個人，蹲在剛落潮的灘上，大概在拾贖貝吧。

「一定是這個了，」一個滿臉麻點的孩子手指着遠方說。

「唔，那就是東洋鬼子？」另外幾個不約而同都放手到眼上擦了擦，想看它個明白。

「那有什麼稀奇。把它刷了去！」一個最幼小的孩子，揚着手裏的一枝狗尾草，有的就抓了贖貝，瞄準海上那顆灰點，像一陣急雨似的撒去。

我們由這些天真的談話中，也可以看出抗敵情緒的另一面吧。

沒有住慣海濱的，似乎覺得日子特別長，在晚餐後，我們走向海濱去，沿了一條悠長的海岸線，這時候，無邊的月光，照着無邊的海洋。大家都在沉默中，祇有海濤發出的聲音。

「以前我是參加過許多次內戰，此刻能把槍口對外，意味就兩樣了。」

夾在我們一行人中間，x長說了這樣的話，配着這樣的環境，聽來確是無限感慨的。漢海的地方是多產蕪葦的，它的葉像利劍似的，閃着幽幽的光，一把一把的蕪葦集在黑土上面。

浪潮越起越大，竟向塘邊撲來了，橫在內中是一聲聲悲壯而悠長的號令：「一——二——三——四」和浪潮一樣，從遠方傳來，想必這正是千百個壯丁，乘着月光，在校場上操練的時候。

迎面來的，就是九峯山，山影橫在我們眼前，彷彿是無數連招的巨人，海鷗從它們的身邊側過，那潑刺的飛姿，正可以和站在防崗上的瞭望哨併在一起看。每一崗的哨兵，神色都是非常沉着，面向着遼闊的海濱，期

待着怒潮的翻捲，肩荷了一枝槍，刺刀在他們的背影間，散放出一閃一閃的寒光。要是從遠遠的地方望去，他們好似一根朝天刺去的鋼針，祇是影子，凝在月光和水光交織着的銀霧中。

記者跑了不少地方，看到沿海一帶的工事確實是非常堅固的，有幾處還在加強而又加強。當我們路過時，看到軍民正在一塊兒說說笑笑，完成他們所指定的工事。

由於民衆一切積極表現的事實，連同一個異國友人也深深感動了，他是意大利人，留在中國已經幾十年了，主持橫山上的一個教堂，當敵艦活躍於海面的時候，有人勸他逃避，但他不接受這好意。他說「我是中國人，所以我要死在這裏！」因此有人認他是奸細，雖經他絕對否認，似都不能擺脫這嫌疑，終於後來事實證明，他在山嶺常見有信號出現，便下

了一番偵察功夫，親自捉了個漢奸解送到軍隊。像這種「中國之友」，確是使我們感激的，這可以說完全由於中國此次壯烈的抗戰激動了他的。我們相信，祇要我們能堅持着抗戰，世界上對於中國更會發出正義來，以至保證我們最後的勝利。

鹽，漁及棉

濱海一帶主要的產物は鹽，其次是魚和棉。從海鹽一直到川沙，是記者足跡所及的地方。那裏的居民全靠這三種作業來維持的，但他們生活大都非常艱苦，常有晨餐而無晚餐，平日每餐的食物不過是些米湯之類。

普通是以鹽為主業，也有以漁和棉為他們的副業的，我們不要以為他們有這三種作業，生活當不成問題，那知他們時刻在飢寒交迫中，辛苦了

一年，仍是兩手空空。更甚是鹽民，受縣商，蓬長和稅吏的幾重剝削，他們要從千百粒鹽上得到利益，是更要比農民的一粒穀米艱苦得多。

自從敵艦在海面出現後，他們的生活更不堪想像了，尤其是「海沙場」和「鮑廓場」的鹽民，他們的鹽是設灶煎煮的，目前可不能作了，因為怕敵機認作了目標，根本不能有火光，於是千百處鹽灶從此熄歇。就是以日光曝曬的「蘆溼場」也成問題了，因他們近塘岸的稱為「中級」的灘地以及「滴漏」有時為建築工事的關係而停止製造了。

這種影響當然出於不得已，可恨的是他們還要慘被敵人劫掠。本月初，海鹽有三船的鹽打海道運走，不料在中途被敵艦看見，便開槍勒令停船，自然他們不願以自己血汗得來的東西輕易放棄的，他們祇有無理睬，讓船繼續行駛。這可激怒了敵兵，立刻放出一隻汽船來用密集的子彈對準

船上射擊，結果是被擊斃了一個船夫，把三隻船迫到艦邊，鹽統統搬了進去。在非戰鬥員的鹽民漁民身上，搜索血汗，原是敵人經常的行爲，什麼皇軍，是澈頭澈尾的海盜。

漁民在沿海居民中雖是占大多數，可是他們的生活的艱苦和鹽民沒有不同，戰前他們還可以在海面撈捕，勉強渡他們簡單的生活，現在也不能了，如果有機會讓他們下海去，就準會被敵艦連人帶船擄了去。現在他們祇有對着高欄在岸邊的漁船興嘆了，在平湖，有個奸商私運了五百石米接濟敵艦，被民衆告發了，當下就把它扣留，由縣長散發給了漁民，雖然暫時可以安定一下他們的生活。然而這終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

至於棉花，也已成爲急待解決的問題，沿海一帶土地是鹹性，不宜種別的東西，因此，百分之七十都是種值棉花了，這裏的棉花原都由上海的

紗廠來收買。現在上海敵國的紗廠，根本不能再來。而中國的紗廠却又遲遲沒有開工。於是把早已收穫的棉花，攔了起來。「今年原已遭受了風災，每畝減收了，却不料往年每担十五六塊，現在跌到六七塊都沒有人要。」一個「棉」民曾對我說過這樣感慨的話。

聽說各上屬機關都擬派人來收買，然而至今還未見實行，地方政府也曾爲他們設法過，卽是向銀行借款接濟，以棉花作抵押，可是銀行不肯接受，說是如果這邊戰事發生，敵兵上了岸，就多受損失。但他們却沒有想到，萬一這邊失掉了，而該行所在地就要成爲第一道戰線，經過再三考慮，總算答應下來，不過附有個條件，須將抵押品安全運到銀行所在地去，然後交款。

看了這件事，我們不能不稱讚金融家做事的老到和算盤的精明，在平

時以這種方式交易，也許能說得過去，而在這全面抗戰的現在，却似乎不必了，放一些款去安定和本身有連切關係的鄰地，想也並非過分的要求吧。

現在站在國防第一線上的鹽民，漁民和農民，確已在開始組織了，某縣長還親自對記者說：「在必要時，我將統率他們在縣境與敵人作游擊戰爭。」除了希望這樣的決心和準備能夠普遍深入到沿海各縣去之外，爲了確保戰爭的勝利，還請千萬不要忽略了改善他們的生活！

浦東一瞥

當我還沒有走進浦東境地以前，對浦東有一種奇特的想像的，以爲已經是個傾圮傾屋，瓦礫滿地，一片極目荒涼的世界了。所謂百聞不如一見，

我所看到的浦東，雖是稍稍離江遠一些，可是與往日並沒有兩樣，除偶有幾幢建築物被破壞外，可說是都很完整的，街道上還是熙熙攘攘地來往着行人，商店還是照樣敞開着門面，雖常能聽見響亮的砲聲和敵機的盤旋，但居民似已被訓練得漠不在意，一點也不感到戰爭的恐怖了，有個居民告訴我說：「飛機我們一點也不怕，家家都築了防空壕，砲聲我們也是聽慣了的，如果聽不見了，倒反而感到寂寞和憂懼，憂懼在上海方面的自己軍隊是後退了一些。」在村野，溪水平靜地流着，炊烟照樣繚繞着，農民照樣在田裏工作着，遠處傳來了悠揚的鷄鳴聲，還是一派平和的景象，這點該可以使關懷浦東的人，感到欣慰的。

倒是在鄰近的縣份，給我看到些不同的情形。我和東南日報記者劉君，想要知道當地的民衆組織，便去訪問×××，恐怕到得太早，特地在下

午三點鐘去，地位很好，設在幽雅的花園裏面，看了這種使人悠然的景緻，不由得仰慕起來，我便帶着滿腔希望進去，一步一步踏上石級，抬頭一看，有這麼兩個字：「脫帽！」當然我們不能破例，於是也就恭恭敬敬地脫去帽，似因自然的趨勢鞠了個躬，想必這裏是重視禮節的，我也格外持重，初取探望態度，望了好些時候，既不見有人出來，又聽不出響動，那只好放胆進一步，仍是如此，再進一步，却四顧皆空，忽我換個方式：叫喚，由低音叫到高音，還是寂然。當在我正要轉身走的一刻，只見從樓梯上走下一個人，儀態頗為安詳，也許我判別力差，不知道如何是好，經了他自我介紹後，才明白原來是我久想找他的「傳達」先生。我問他這裏辦公的人，他說都已出去，要是想見他們可在吃晚飯的時候，準可以會到。這樣，在我似乎是不必要了，因為時間上不允許我，還要別的地方去，這

盛意，祇得加以婉謝了。走出園門，回身向內面一看，給我的同樣是一個悠然，禁不住脫口了「門可羅雀」的一句成語。

過了一縣再是一縣，因為在一個生疏的地方，沒有現成的線索，當然不外乎訪問與民衆接近或統治民衆的機關，這回可就兩樣了，給我找到一個負責的人，我們談起抗敵後援會的情形，正是言簡意賅，他說我們接到命令後已經是兩個月，爲的發下來祇是一個簡單的大綱，我們就根據這個大概擬出詳細辦法來，大概是詳細的緣故，所以他覺得兩個月的時間「差不多」。

看到和聽到這些現象，我懷疑自己走錯了路線，走進離開戰區千萬里遠的安全地帶來了，然而，在歸途中，我打開地圖一看，這幾個縣份，却是確確實實位於國防第一線上的呢！（三日）

南翔歸來

許華

黑夜兼程

昨天傍晚，氣象突變，烏雲滿布天空，風勢越來越大。這顯然是大雨欲來的徵候了。我們四個戰工地作者和一個籌導的民伕，便乘這個敵機不能活動的機會，匆匆出發到上海來。

穿過了破碎的南翔，天空漸漸黑暗下來了，我們便開始在棉花田的小路摸索前進，路是一線線的，不是左邊有河浜，就是右邊有小溝，崎嶇艱難，真不好走。但是公路已不能通過，也只得兜這小路走。左跌右倒的摸

索着，越過了許多村莊，但已看不到一條人影了。想找個老百姓問問前面的情況，也不可得，只有靠着民佚的帶引，冒險前進。

走呀走的，夜色漸漸深黑了，斜風帶着細雨，也開始掃襲我們這幾個夜行人，天空沒有一點星光，地面也沒有一點燈火，整個原野好像一片茫茫黑海，只是上海的方面遠遠地露出半天火景，有如一抹殷紅的晚霞。那就是敵人殘暴的兇獸吧？

我們冒着細雨，在這黑海中奔波了許久，走得有點心急了。我便懷疑着民佚走錯了路。我問他：

「路沒有走錯吧？」

他很有把握的回過頭來說：「勿錯。」於是我們安心地走，但是，天越來越黑，雨越來越密，小路上的泥色也模糊得看不清了，弄到老馬識途

的民伕也不敢相信自已，開始遲疑起來。走到一個交叉路，他都停一停，向四週打量一下才向前走。後來他竟回過頭來說：

「先生，路看不清爽了，不曉得對不對。」

糟了！連他也沒有了把握，誤入了火線怎麼辦呢？這時，我們真是陷於前途險惡，後路茫茫的絕境。但是爲了任務，我們不得不前進，于是我竭力鎮定他的心：

「走吧，你認爲那一條路對就走那一條吧！」

我們振作了一下，又邁出我們的步子，因爲恐怕有人落了伍；幾個人便握着一根竹桿像膀子一邊要喊着：「橋」，「小溝」，或者「轉灣」，使後面的人知道。黑暗中時時有雄壯的「口令」聲音傳過來，我們也時時警戒，豎起耳朵聽，並且給他們一個回聲。有些弟兄還要看一看我們的放

行燈才准通過。

在黑暗摸索了半夜才摸到蘇州河岸的平坦大道來，民伕恢復了自信，回過頭來說：

「好，從這里直跑就是××鎮了。」

我們聽了這句話，不禁也覺得有了安慰。

雨中渡蘇州河

我們沿着蘇州河岸前進不遠，便到了一個渡頭，我們的民伕停下來，他說要從這里擺渡過對岸才可以走，但是縱目四顧，沒有一隻船影，只見江水茫茫，淒涼地翻起急激的波浪，這怎麼辦？我們便叫民伕到附近去找找，一會兒他喘息着走回來，失望地說：

「先生，船全跑光啦！」

沒有辦法，于是有人提議遊水過去，但是東西沒有辦法帶去，而且民伕不會遊水，陌生的我們怎能將他丟掉？這可真急煞了！

幸而，急中來了救星，一個湖南弟兄聽到我們的聲音，從黑暗中跑了出來，經我們說明了來歷以及去向，並且給他看過放行證，他便叫了幾個弟兄拖着一隻小艇出來。小艇真是小得像一片葉，而且滿身滑泥要經過了風雨交加的急流，實在有點危險。但是，在這萬不得已的時候，什麼危險也不管了。

弟兄們手電筒照着我們落船，艱難地撐了我們過去，又很小心地照顧我們上岸，我們在這個難中得到這樣的幫助，心里真是無限的感激。臨走時我們對這位湖南弟兄說了幾句道謝的話，他不在乎的說：

「不要客氣，大家都是爲國家出力的。」

從這點，可見我們在抗戰中患難相共的精神了。

避雨亭畔遇劫

渡過了蘇州河，也是平坦的大道，於是加速步子走了好幾里，漸漸地我們覺得有點累了，便到路旁一間破舊的避雨亭去休息。

我，菱君，陳君，和民伙四個人躺在亭子里的稻草上，B君嫌稻草臭，一個人坐在亭子外。忽然，不知從那里出現了一個人，看樣子便知道不是好人，我們便在黑暗的亭子里注意着他的行動。他走近來坐在B君的身邊，B君問他是什麼人。他像很可憐的說是在虹口做小生意，逃難到這里來的。B君再追問他的時候，說聲未完，那傢伙已動手搶B君坐著的篋袋

子丁。

「你動什麼！」B君喝了他一聲。我們四個人便應聲跳出來，一推把他推落棉田里，我們恐怕他有武器，便拖着民伏急走，一溜煙走了好遠，回過頭來看看，他也沒有追上來，我們鬆了一口氣，繼續便走走。

不久，到了一條公路，而且不時有一兩部汽車馳過。於是有人提議截車，請求載着我們走，但是車子只是隆隆地飛馳，理也不理，還是趕快走吧。

趕了又趕。到了××鎮。我和麥君曾在此受過兩個月軍訓，對於路途自己也有點把握了，心里便覺得鬆了一點。

也不是好人

雨點越來越密，把我們的衣裳全都濕了，鞋子也裝着水，走起來吱吱地叫。而且有人受了涼，打起噴嚏來了。我們便想法子找個避雨的地方，剛剛路旁有一個小村莊，並且有一點燈火露出來，我們便摸進莊去。原來這里的人家已逃光了，房子也被炸得七零八落，我們只得到那火光的小屋裏去，希望找點暖氣。當我們推開了那半掩的木門，一個不像農人的人靜靜地在那里煮南瓜，我們很客氣地叩問他：

「老百姓，我們可以進來避避雨嗎？」

他打量了我們一下，點點頭表示允許，我們便進去，他很悠閒地把鍋子裡的南瓜裝進了小碗，自言自語的問我們：

「你們到那里去？」

「上流去。」陳君回答他。

「上海路遠了，這樣大的雨，在我這里躲避，明天早上走吧？」

「不，我們一定要到上海去的，等雨停了我們就走。」

「也好，從這里到×××，再到上海好了。」

他裝南瓜，轉身去找凳子，嘿！他的屁股旁邊的衣角里竟露出半截刺刀來，我們當時給這個印像嚇了一下，但我們立刻力持着鎮定。我想這也不是好人，我便追問他。

「老百姓，你是住在這里的嗎？」

他好像遲疑了一下，一字一頓的說：「我呀？我是從虹口逃出來的，

……幾天沒有飯吃，在田裏找到一個瓜……。」

噢！怎麼逃難的人有刺刀呢？越說越不對了。我便對同志們說：

「雨停了沒有？你們出去看看！」

他們會意了，我的意思都走到屋外去，連那不會意的民伕也拖在一道。他也似乎發覺我們要走了，在這一剎那，他那陰惡的面目便暴露了出來，有如電影中的科學怪人一樣，他立刻吹滅了火要來動手了。幸而我們走得快，在他吹火的時候，已急抓了錢袋子跳出門外了，我們和剛才危險一樣，拚命向公路飛奔。

幸而，公路上有我們的馬隊，他們大概是趕赴前方的，我們便跟着一道走，使那傢伙沒有機會下手，心里才安定了下來。

險些誤入火線

過了x x x x，我們和馬隊分了路，照原定的路線望着x x x走。當時我們還沒有知道火線也拉到了x x x，但是越走越不對，大砲彈似乎不

時向我們這方面飛過來。

啡……隆！

啡……隆！

這聲音和我們在××前線聽到的一樣，有點像敵人開過來的，但我們還是自慰的說：這是我們的。依然冒險前進。忽然，格格格……格格格……很清晰的機關槍聲也發作了。於是我們才判明火線已離我們不遠了。

這時，一個橋樑上的哨兵向我們問口令，我們回答了之後，便上前去問他：

「同志，請問前面情況怎麼樣？」

他很鎮定地說：「火線已拉到×××來了。」

「那麼×××有沒有敵人？我們要上海還可以通過嗎？」

「×××是我們的，還沒有敵人，不過你們頂好不要走×××。」他替我們打算一下：「從這里直走，見了公路便轉彎，到了十字路口再找人問問好了。」

最後，他還小心地叫我們要警戒漢奸和敵人的便衣隊，聽到槍聲便臥倒，我們道了謝，便向前進。我們的民伕聽到火線已經拉到×××，已怕得不敢來了，寧願走回頭路，於是我們也只得讓他回去，不過回頭路也多危險，不知他能否安全回去，直使我現在還担着心。

同是苦難中人

我們遣回了民伕，便懷着恐怖的心情趕我們的路。我們的衣裳已經幾度雨濕，加以嚴厲的夜寒，不禁使我們爲之戰慄。同時我們的腿蹣也走得

很酸痛了，但惡劣的環境不容我們在路上多休息，只得拚着最後的氣力走。

那條荒草淒淒的公路，似乎是漫漫無盡的，走了又走都不見十字路口。在半途我們遇到一對逃難的夫婦，挑着一家的衣物被服走，那可憐的矮小婦人，一路走，一路泣着，對我們訴苦：

「先生，苦煞了。兒子和娘炸死掉，只剩我們這兩個了！……」

後來，她給那笨重的担子壓得不能走了，向我們哀求着幫忙，我們同是苦難中的人，無論如何不能忍心不理的，于是我替她挑着那担子走，讓他透一口氣。走了一里許，又遇到一堆逃難的人羣，坐在路邊喘息。他們原是和那可憐的夫婦一道逃的，我便把担子還給她，因為我們要趕路，不能和他們慢慢地捱。

終於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見了一部載重汽車停在那兒，我們便向那司機問路，他知道我們是同志，便叫我們到車上坐坐，等後面的車子來就載我們走。

我們的得腿到救星了。

到了大上海

一會兒後頭的車子來了，我們的車子便向前駛，冒着迎面的夜寒，騾過輕沙一般的樹上的濃霧，我們的濕衣給涼風吹乾了，全身爲之一爽，緊張的心情也爲之鬆散了。

我們幾個夜行人，瑟縮地交談着路上遇到的人們，我們感激那患難相共相助的同志，我們痛恨那些可殺的壞人和漢奸，更痛恨我們殘暴的敵人

，你一句我一句，路上也不大寂寞。

車子開足了馬力顛簸中終于到了大上海，似乎很生疎的路燈，疲倦地放着微弱的慘淡的光輝，一閃一閃地從我們頭頂馳過，喧囂的都市已沉睡着了。但不知高枕安眠的市民們，曾夢到郊外戰場上的弟兄們的辛勞否？

難民的行列

林娜

上面是熱辣的八月的炎陽，下面拂着乾燥的黃色的塵霧，掩護着這一行行進的人們。

一律是那樣的，衣衫襤褸，神色頹喪；一律是那樣的，面上寫着悲哀的痕跡，沈重的脚步下隱匿着怒憤。……

成千成萬的羣，走不完的行列，從火車站那邊，踏着踉蹌的步伐，扶老拖幼地通過斜坡，黃泥途，市民們好奇的注視，朝江邊走。在那兒，遙遙在望，只隔着一條黃滾滾的長江，掩蓋在綠色的樹蔭下，有他們底故鄉！江北。

在故鄉，災荒與饑饉把他們趕出來，現在，戰爭的烽火，日本帝國主義砲彈，又把他們趕回去。好像一羣狗似的。

老人拄着拐杖，舉起他們疲乏的腳，蹣跚着走，眼中流着愁苦的淚，責怪這走不完的行程，小孩子在母親乾癟的乳房邊掙扎着，用貓似的叫聲哭着，揮動小小的手臂，扯撕着乳房；在最後走着的是強悍的壯丁。在行列里，他們負着最重要的任務，在他們牛的寬闊肩膀，担负着全家的資產，一個布包幾件小傢俱和鑊羅，有些個還帶着小孩子的搖籃和燒飯的鍋灶。

有人從行列中退出來了，在路旁梧桐樹蔭下歇息，馬上便會招引了一大批好奇的農民，把他們包圍着，於是乎，便有幾十種聲調，成百的問題，紛雜地向他們投擲過去。末了，從他們口中得了滿足，那報紙上看不到

的傳奇式的犧牲和戰鬥，才又慢慢的走開流向每一家店鋪，每一個角落，焦急地廣播出去，作爲自己豐博的智慧和一份。在這兒，是常常有這一類的閒入，事情懶得去做，每天專管站在街頭，壁報揭示牌下，或有無線收音機店口，看，聽，探詢着，於是誇張地回去轉告他那已由於習慣而成固定了的聽者。因爲他們都太興奮了，共赴國難成爲他們生活的全部意義。

一個年輕的，面孔發黑的女人，用她破爛的肩角，倚在路旁的牆上，她是太疲乏了，柔弱地垂倒了頭。在她懷中，靜靜的躺着一個不到週歲的嬰孩，他已經死了，避過了火線，避過了飛機的轟炸，避過了恐怖和饑餓，而在火車將到時死了。面上發黑，小小的嘴角裂開，好像是甜蜜地睡着。

她，年輕的疲勞的母親，還沒覺得這驚心的突變，她不時輕輕伸手去拍着，撫摸他冰冷的面孔。用髒污的乳房去喂他強硬的小口。她沒有覺得這小生命會死的，不，這思想永遠也不會觸到她的腦里，因為在她那疲勞了的面上，不時流露着傲然的，幸福的光輝，好像明顯地這樣寫着：

「看吧，我們雖然是悲哀的，然而是多麼地幸福啊？」

她孤零地，除了那一身襤褸的衣衫，差不多是赤光的，爲了怕太陽，他把衣服的下半段的鈕扣打開，蓋在嬰孩的身上，她孤獨而靜寂的倚在那兒，遙望着遠遠的，走不完的行列後面。在行列里匆匆地走着的人，沒有一個和她認識，也沒有一個和她打招呼，雖然她們是受了同一的命運，被戰爭，被日本兵的砲火趕出來，坐了同一的車輛，要到同一的地方。

好奇的市民，馬上就光顧到她了，有差不多十個左右的人，把她圍在

董面。

開始，他們都默默的和她對望着，而後，像對任何人一樣地，丟擲出了成百的問題。

「你是從上海逃出來的？」

「怎樣逃出來的？」

「我們是在虹口，當戰事發生了才逃出來，什麼東西都沒帶，什麼東西都丟了，……」

「怎樣到這兒的，這麼多，走不完的人。」

「我們先到難民收容所，路局答應撥車子給我們，不要車票的，從六天前就在車站等，一直到現在才到。」

「那麼，你們沒有親眼看見打仗了？」

「不！我們看見的。」講的興奮起來了。「中國兵打得好極了，他們不要命似的向前衝，日本兵打不過就殺老百姓，不管男女老幼，抓一個砍一個。……」

「可憐！可憐！」

「真是野蠻成性！」

「住在租界的也殺嗎？」

「他們已經發狂了，還講什麼道理，戰事一開始，第二天晚上他們要退出虹口，沿途每家打門，不知道的把門開了，他們就都進去，不分男女老幼的通通殺死，然後就放火燒掉。他們說在戰區內，不讓一個中國人存在。」

「所以，我們通通都逃了。」

「那個不要命！」

「這一回你們逃出的有多少人？」

「許許多多數也數不完，我們到了車站，每個都要登記的，先到先登記先走，後到的就後登記後走，我們走時還有好幾萬人等在車站哩。……」

「他們要等六天，才能走到這兒！」

從行列里插進了一聲尖亮的嗓音，大家吃驚地回轉頭去，說話的是一個「紅頭紫面」的小伙子，背着一隻比他身體還要大的包袱，回過頭來向大家伸伸舌頭，又沉在人羣中了。市民們，那疲憊的行列，於是乎都爲這滑稽的動作發笑了。

「這小子真是……」

「日本人的子彈，瞎了眼，沒有打中他！」

「這個小娘，在這時還會尋開心！」

另一種事情發生了，使這些哄笑的人們慢慢沉寂下去。在行列里，正發生着糾紛，一對中年男女互相扭打起來了。

「我要，我要殺死你！」男的咆哮着，揚着兩隻鐵石似的拳頭，女的則畏怯地急遽的後退走去，兩手抱着蓬鬆的頭，低聲的泣號着。

「我，我什麼也不知道啊！」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被擠住的人們不耐煩地叫着。

「她，這位縵子養的，把包袱給我丟掉了！」男子訴苦道，氣憤已不如剛剛的炎盛了：

「丟了就丟了，有什麼好打架的！」

「看着，警察跑來干涉了。」

那男子無奈何地背起地下的零星傢俱，隨着隊伍走去，女人遠遠的跟在他背後，負罪的，畏怯的蹣跚者。

「你手中懷的是什麼？」女市民又看到那發黑的，年輕的母親身上。
「小毛！」年青的母親回答着，得意地微笑着。

「已經是？……」胆子大的就提足上前，用手撥開她懷中的衣服，俯着頭去端詳那發黑的，死了的嬰孩。跟着，有三分之二的人，不分男女地都依樣做一下。當他們底手觸到這嬰孩冰冷的面，發現了異樣時，都吃驚的叫起來：

「他壞了，你怎麼沒有注意到，他壞了！」

年青的母親，生氣的向大家盯了一眼，似是怪他們不該這樣胡說八道

，於是又用手輕輕的拍着，拿髒污的乳房去喂他那冷僵的，發黑的小嘴巴。但是，她沒有像往前一樣，用力的吸吮着，當他吸吮不到奶水時，就生氣的用力掙扎。他顯明是壞了，但她不相信，這思想永遠也不會觸到她的。

「要死老早已在日本兵手中死了。」她想。

「死了！」

「發臭了！」

市民們互相會意的對望着。

「你把他看看，他壞了！」有一個這樣大聲的俯近她，似怕她是聾子似的叫着，覺得這個女人已經發癡了。「他連吸乳也不會啊！」

「不！」年青的母親堅信地回答着，「他睡着了，從車站一直就睡着

的！」

於是，又細心地拿起衣角把他蓋着，爲了怕太陽。這些幸災樂禍的市民，在她看來是多麼地討厭啊！人家好好地睡着，他們却偏硬說是壞了。壞了，這多麼叫人生氣的名詞！

「發瘋了，這個女人！」

「你聞到沒有，有一股臭氣從她那兒發出來！」

「怕也有一足天了！」

「但是她還不知道呀！」

市民們紛紛的退走了，於是又重新組織成十幾個集團，吸收了新分子進去，談論着，以這個很感興趣的題材爲中心。直到播遍各店舖，各角落，每一個人，直到因了厭倦，被新的中心止住了爲止。

年輕的母親，顯得更加孤獨了，人們遠遠地把她包圍着，指手劃腳的談論着，嘲笑着，但她好像沒有覺得似的，對他們甚至于連看也不看，仍舊輕輕的拍着手，對着遠遠那走不完的行列後面看着。

一個青年男子，駝着一袋大包袱，從遠處，行列後面誇着大步，蹣跚地用力向前奔走來，不時抓住隨便的一個人問，當他們對他搖着頭，表示什麼也不知道時，才又走着。

年青的母親，沒有發瘋，也沒有神經錯亂，她很清楚的就認得他來了，於是亢奮地向他遠遠的揚着手，啞聲地呼叫着：

「天……生！」

天生看見她了，一分鐘後便找到她這邊來。

「找到了吃的沒有？」她問，低聲而和氣的。

「一點什麼的也沒找到！」天生絕望的擺着手。「小毛怎樣了？」

「他睡着了，很好的睡着了？」

「我看一看他，可憐的孩子！」天生說着，伸手去掀開衣角，用手去摸着他。這一切動作都做得那麼細心，那麼注意，好像怕把他驚醒似的，但是他底面孔上的平靜跟着就被破壞了，他驚愕而發青了，而將于絕望地，哀慘地叫着，「你看，他已經死了！」

「天會責怪你，天生，快不要亂說罷，他很好的睡着哩。」

「你發瘋了，他已經死了，快別把他貼得這樣緊，他要發臭的！」男子焦急地蹣着腳，想伸手去把他接過來，但是她決絕地別過去避開了。

「天會責怪你的，快不要亂說罷，」她哀求地說：

「他睡就要醒的。」

於是她輕輕的把他撫摸着，用她變成赤褐色的眼睛，把他凝視着，慢慢的她傷心起來了，淚珠盈溢着，哆哆嗦嗦地沿頰邊滴下，而那死孩却在她胸前貼得更緊的了。

行列無窮盡的，走着，走着……。

新的不斷地湧來，而舊的也漸被忘掉了，不一會人們也把這可悲的事情忘掉了。

滬太路上

柳岩

我們沿着滬太公路從餘慶橋折到大場，天色正是大亮的時候。

原野里吹來的風是寒冷的，傍在大場車站邊的二輛運輸車，這時溶在迷濛的霧層里面。那些運輸員們忙碌了一個通夜，到現在幾乎軟得像棉花似的，全伏在車廂中呼呼地睡去了！

我們呢，却冒着寒風，在那條死靜的滬太公路上行走着。從天空飛來的子彈，還像流火樣的時常在我們頭頂吼叫，但已不足驚動我們了。我們只覺得連天來胆量是在增大着，我們一點也沒有改變了堅定的意志。

然而，郊野的景物，近來却完全的改變了；那平時完整的園田，縱橫

的溪流，道途……荒蕪着，好像安眠在一塊死靜的山崗上一樣，只多了些深窪的戰壕！在小路的交叉處，一個毗連着一個，一個毗接着一個。我們從路邊望去，覺得這其中並沒有一個是粗劣的，簡陋的。不少英勇的戰士，他們就拖着所有的武器，在每個戰壕中守望着，或是對敵陣上作着射擊的準備……

戰士們的情緒是非常緊張的，嚴肅的。在清爽的朝氣里，戰地上除了稀少的槍砲聲，鴉羣的吵叫外，人聲和家畜嘶的叫聲，現在簡直不能再給我們聽到一些了！

時光——十分鐘二十分鐘地過去了，前方的槍砲聲却由懶散，稀疏變成激烈起來了！雲塊推開的時候，從東北飛來了三架敵人的轟炸機，機聲輾轉地在頂空激響着，們眼看見遠處的大地立刻遭了無辜的轟炸。爲要

避過敵機的視線，我們即躲到一堆土丘的蔭面匿藏着，然而我們最前線英勇的士兵，似乎並不畏懼這些陸空的夾擊，他們築着血肉的長城，冒着砲火，在這時更展開了激厲的衝殺……

敵機在空中迴旋，貪婪地發洩牠們的獸性；可是半個鐘頭之後，敵軍的陣線紛亂了，殘隊終因戰不過我們，紛紛的向後潰退了。

在到達公路上的時候，一位傷兵從担架床上伸出一條臂膊來，向我們舞揚着。

其中，我又聽見他們叫着漫長的「殺」聲！

「前方已推進到什麼地方了，老鄉？」

「在x、x——」

「此刻打得激烈嗎？」

「很厲害的……」

救護員們和我們答呼着，一組組的離開了公路。但在最後那組中，受傷的一位士兵却還在架床上向他們掙扎：——

「老鄉！咱……我傷的並不重……謝你替我在這兒包紮一下，……讓咱再……再去打一陣！」

「好兄弟！安心的往後方去吧！」

「不！——不……」

那堅強的態度，難爲了身邊的人們。但當抬過一塊瓦場的時候，這位傷者的臉色更顯得比前蒼白了，同時，嘴邊已流睡着白沫，二個暗淡的眼珠，也不自主地斜向地面了！

「哦，哦！誰行行好？……行……行好！」

他微弱的喘息着，似乎還不拋忘殺敵的決心，雖然鮮血已沾紅了他整塊的衣衫。

我在一邊明眼地望着，這時十二分的感到不安；終於用撫慰的口吻向他勸告道：

「好兄弟！尊重自己的身體吧。——前方已有充實的力量在搏鬥，傷愈之後准你再來多殺幾個日本兵！……」

「嗯，嗯！——」

隨着我的說話，他勉強壓住了自己心底的火焰，他重用暗灰的眼珠從我的臉移轉到別人的臉上。……

可是暴怒的機關槍，還在公路的北端瘋狂地掃射着——

嗒嗒……嗒……嗒嗒嗒……

從上海到蘇州 (一)

焚 戈

「你們大家留心點，看看飛機；昨天在松江已出過毛病，子彈打到腳跟邊！」

車過楓林橋，那個穿黃制服的司機回過頭來，用極鄭重的態度向旅客們下第一個警告。

「我注意後頭！」

「我留心右邊！」

跟着這警告，旅客們自動起來認定了各人担任監視的方向，大家把兩條眉毛幾乎結在一起，凝視着，那廣漠的天之盡頭。一個憲兵立在車門口

，也在注意着那天空一片片鱗形的雲。

半個鐘點，很平安的馳過池塘，因為平安，幾個監視哨兵逐漸從緊張而鬆弛，大家把眼光收還來，相互談論着一些並不重要的事。

「飛機；飛機！停，快點！」

突然，憲兵首先發現了飛機，他命令着司機煞車，旅客們大家跑下來，散到四週的田野裏。

抬頭望，六架飛機分作二隊在頭上掠過，灰白的機翼上清楚地印着一顆顆紅太陽，嗶嗶的巨聲對大家擲下的是一個個死的陰影。飛過去，在離開大家不遠的前面，看他把機身略略側一側，接着，是幾聲遽然的巨響，一陣衝天的黑煙。

當前的一個恐怖局面，却不能動搖農民們工作的信心，一些農民們還

認真地割着田裏的稻，飛機掠過頭頂時，他們也不屑給以一顧，那一種安詳却給了從都市出來的智識份子們的多少惶愧！記者乘問問一個正在工作的農民：

「這裏叫什麼村？」

「沈家沙！」

「前面呢？」

「前面是華陽橋！」

「飛機炸的是不是他？」

「不會，也許是松江！」

有半點鐘以上，車才繼續開行，剛過華陽橋，六架飛機却又在後面出現，于是再把車停下來。

飛機又往返盤旋了半個多鐘點，大大小小的炸彈甩了一百多，問問附近的農民，說那兒是「松江東門」。

車過松江，松江是靜靜的，路上有絡繹的居民背着包袱開始流亡，城門口的警士陪着一些學生在說話，市內有幾處房屋冒着煙。

到達離松江不遠的渡口，忽然又說有飛機來了，於是旅客們又散開來，抬頭望，這次飛機增加到十二架，分四隊盤旋在松江上空。估計方向不致于白渡口襲來，大家急急過渡，上岸後再回頭望松江，松江上空一片瀰漫的黑煙，延長到一里左右，這是十二架飛機的功績，顯然的，松江已隨了闌北之後，烽火替他變換着新的歷史了。

車在旅客們抱怨與嗟嘆之中，繼續着未完的航行，三次的空襲增加了大家不少的小心，幾十只眼睛常常投射在天空之間，在一個個雲層飛起，

搜尋各人的發現，司機人特別關心，差不多每一分鐘，必要把眼睛向左右作一次搜索。

越過金山，楓涇，嘉善的一些山色塔影，日色略略斜西，車飛馳在煙雨樓頭的嘉興公路上了。遙望煙雨樓，那南國的勝景，依舊靜靜地雄峙於南湖之中，只是點綴着湖面春色的一些畫舫船娘，已經絕跡。路上搬演的，好幾處是敵機之成績！

從嘉興開始，車從滬杭路折入蘇嘉路，蘇嘉路是溝通江浙交通唯一的捷徑。正因其如此，敵機的轟炸幾乎無日或輟，最近的一箇月中，蘇嘉路上幾成爲敵機的出沒之所，蘇州、吳江、八坼、平望、盛澤、嘉興等幾處，無處不遭轟炸，也無日不遭轟炸，沿蘇嘉路的車站，沒有一處是完整的了。

「你們留心點，蘇嘉路了！」

開出嘉興，司機下了第二次警告，但出人意料之外的，過王江涇，過盛澤，以迄於平望，連一個飛機的影子也沒看見，到平望以後，忽然陰雲四合，狂風驟起，等離開平望時，細雨如絲，氣壓更低，眼見敵機將失去其航行力量了。

細雨如絲中過敵樓，敵樓如一個身經百戰的老英雄，矗立於勝湖之濱，因為隔着條河，不能走到近身，只能遠遠的對他憑弔了，烽火連天，胡騎逼地，對着眼前的平倭敵樓，真不禁涕淚之何從！

過八坼之後，即是吳江了，記者在一星期前，曾到過吳江，以及吳江的首領同里諸地，到那裏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民衆缺乏組織，少訓練，一切救亡運動，大致在少數人手裏。

吳江的本身還可，如同里等地，那簡直更令人失望。同里是江蘇的一個產米之區，地主階級在此地是特別發達的，因其經濟之來得毫不費力，于是遇事因循苟且，成了民衆生活的規繩，雖近蘇滬皆不滿百里，而迷信封建的氣息，却特別濃厚。中產階級以上，皆有被稱作「爺們」的資格，已死的革命詩人陳去病，就是這「爺們」中之翹楚！

同里的最高行政長官是區長，但是區長的職務，上午在茶館中談談天，下午不妨打幾圈麻將。反正趁如此，一方可以多得聯絡，一方可以少找麻煩，飯碗也就愈見鞏固。

戰事發生後，接近戰區的居民大家向同里逃，居民平日增加了一二倍，於是區長覺到防務之重要，于是募捐防護費。防護費認捐的結果，一共有七千多。于是開會討論支配方法，區長說一切動用要經區長核准，也有

人要求各部經費各部自行支配。消息傳出來，使認捐的居民冷了半截，答應一百的說作五十，答應念塊的要過幾天再說。

同時，上頭有命令，要辦理抗敵後援會，結果以每一個學校作爲一個單位，每一個團體也作爲一個單位，一共十八個單位，成立了抗敵後援會，經費是每個單位出一元鈔，一共十八塊錢，工作點什麼，那就無從得知。

倒是一班青年，很努力，很熱心的組織歌詠隊，劇團，用本地話演出活報等等。但大家雖然努力，成績也是有限的。街上，施行交通管制時，壯丁不敢得罪人，只有讓大家在飛機底下跑。居民家裏的地下室，那自然是不多。

因爲同里鄰近蘇嘉路，於是飛機也整天在頭上轉，有一天聽說吳江毀

了一個學校，全同里的學校第二天一律放假，校長告訴學生：「要到飛機不來的時候，才決定開學日期。」

漢奸在吳江放了謠言，幾時幾時要炸完同里，壯丁以為自己消息靈通，也到處宣傳，于是居民皇皇如也，你也求籤，我也拜佛，好像只有請神道來答覆謠言之是否確實。

像這種現象，在內地也許不止一二處，希望各地地方官盡可能地加以糾正及領導。

過吳江並不停留，到蘇州已是三點多。秋雨濛濛中過瑞光塔，蒼茫萬古，回望東方，又恍然若失了！

從上海到蘇州（二）

王 瑩

忽忽地提着手囊，天還不十分亮，經過了冷僻租界的街路，兩三個荷着槍彈的外國巡捕，睜着好奇的眼望着我們，臨出發時，田方沒有來；在一切都是「軍事化」的規約下，我們不能等他，大家都十分地懊喪，走不多遠，田方奔來了，提了個大被包，大家拉着他就走，那時我們的喜悅真是不可言說的了。

出了租界的鐵網，便看見胸前滿是掛着手榴彈的我們的保安隊在檢查着行人，我們把護照拿給他們看，他們親切地點了我們的人數，就讓我們通過了。

船停在塞滿了污物的灰灰的小河內，載了三四十人駛開了岸邊。一聲嘆息從船尾上的一個年老的婦人的唇邊送過來，走不多遠，滿船的人都

在談論着這偉大時代最近所發生的事情：

「你們是逃到什麼地方去的？」

「我們的家都給東洋鬼子燒光了！」

「中國兵打勝仗，鬼子老吃敗戰！」

接着就是一個人詳細地敘述鬼子的飛機被我們打落了多少架，我國的飛機是怎樣的神勇，怎樣的「行」，這樣地我們好像忘記了「陌生」，大家親愛地談論着。在十二點鐘時，忽然日本飛機在空中響了，母親很急地抱着孩子，客人叫搖船的夥計加快地搖到岸邊，空氣頓時有點緊張。駛近x x時，飛機更多了，高射砲的聲音清晰震耳，一個船客立在桅杆邊喊着

說：「看，快看，跌落了一架飛機了。」

「不要瞎說，這是我國的飛機，鬼子打不中的！」一個××的米商很快的申斥着。

「你們爲什麼不幫着我國兵打鬼子，逃到什麼地方才是安全地帶，現在是全國抗戰的時候……」我們和在我們近邊的幾個木匠在說話。

「我有一個年老的娘呀！」一個工人憂愁地回答着。

「如果敵人不打完，你的娘也永不會得着太平日子過的。」

「是的，敵人不打出去，我們中國人是永不會得着太平日子過的！」許多人都在點頭附和着。

船在下午五點的時候到了一個小縣城，我們從出發直到現在，除了早晨每人吃了一團滋米飯外，還沒有吃過東西，大家都很飢餓，有幾位把箱

子托付別人代提去打聽明早去蘇州的船，還有便去找住宿的地方，我們每人都晒得紅着一張臉，背着一隻軍用水瓶，提着自己的簡單行李，當地人都關心地望着我們：「是上海逃來的，性命交關！」

「不，」我們回答着。「我們沒有地方可逃，我們是到華北去做事的。」我們回頭望他們，他們對我們那麼善意地笑着。我們也笑了。

這小縣城是一個十分簡潔而素樸的地方，人民都穿得很整齊，表面上是相當的平靜的，地方上的民衆組織也很好，所有的壯丁都加入了公民訓練（已經有五期了，每期有一千五百人，現在受訓的公民已達七千五），他們隨時都可開到上海前線爲祖國而抗戰的！此地雖然聽不見砲聲，可是敵人的飛機却每天不斷地在脅迫而威逼着牠了。

我們經過警察詳細地盤詰後，一個受訓的公民做了我們的可愛的嚮導

，便耽擱在一家小旅舍裏，吃過晚飯洗星海拿了寫好給他母親的一封信給我看，內容大致報告平安的行蹤，他的母親已經是六十開外的人了，知道她的唯一的孩子要有一個不定的頗長時間在遠地去工作的時候，哭得很傷心，他的信上說：「你平時恨東洋人，我們現在是去幫助軍隊打東洋人的工作，你應該歡喜，每個人都不要自己的兒子去打仗，敵人還會殺得完嗎？」我加上一行在後面「幾個月的時間一瞬眼就過去的，我們回到上海，敵人就打得一個也沒有了，那時我們要一塊高興地吃一頓飯，喝一盅酒。」

打聽船的同伴回來了，我們明早天一亮便要坐民船去蘇州。我們對上海的希望是：在最近一星期內把敵人趕出上海，上海的同胞們一星期後便可自由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

船足足搖了一天一夜。二十二的清晨到了蘇州。

(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話劇界戰時移動第二隊寄自蘇州)

在蘇州

王 瑩

一路上使我們最感到苦痛和沒有辦法的事，便是數不清的釘人的蒼蠅和受了烈日蒸晒後的難以呼吸的船中臭氣了。——跑了二十幾里才僱到了一隻小民船，還是當地縣長特別的關照，船才肯搖，上船後才知道是一隻糞船，大家都只好擠到船頭和船尾，在夜裏一隻蒼蠅簡直要爬到我的耳朵裏來了！

一夜我沒有好好地合過眼，除了上述的兩個原因外，還因為白天駛進×縣時幾個官長的勸告：「現在走是太危險了：兩天前離此地四里路的地方，曾有兩隻飛機被炸了！」於是我們便在天黑的時候開了

船，十六的月亮大而圓的懸在天空。所有的人都靜寂地屏息着，一路上，一個同伴全夜地坐在船頭，預備萬一敵人的飛機來了，馬上拉下帆蓬，把船靠攏岸邊去。其餘的人都橫直地躺在艙板上，船走得很緩慢，船夫十分胆怯，不肯到岸上拉繩，我們的氣力大一點的同伴們便勇敢地担任道工作了。

從平門搖到蘇州城裏，經過許多曲折的小河，兩邊的人家密密地排列着。有時不能通過極狹的河道，大家都立在船的一邊，使小船傾斜着走，這樣在平時坐洋車二十分鐘便可到的地方，現在却需要二十倍以上的时间了。

由蘇地抗敵後援會引領着，耽擱在觀前的一座頗大的屋子裏，屋主人早逃得空空地了——只留下年輕的女兒在努力做着宣傳的工作。大家行裝

剛卸下，便計畫着演劇的事情——預備在蘇州演一天，××演一天——後來知道蘇州的人民大部份走空了，而××也只是上午有人，一到晚上所有的人便都藏到山凹裏去了。因此，便把原定的計劃取消了。

晚間和蘇州抗敵後援會的戲劇股開了一個聯席會議，彼此正要開始談話時，忽然警笛響了，全城的電燈立即熄滅，我們在黯黯的燭光下，彼此圍坐得很緊。先由朱君報告蘇地工作狀況，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演劇，到鄉村教育民衆防空防毒的常識，有時也慰勞傷兵。最使我們每個人都要感動得流淚的事：是說到送慰勞品給上前線的士兵時，抗戰的士兵們對他們說了這樣的話：

「我們有餉，餉也是老百姓給我們的，這些都帶去留給後方沒有飯吃的難民們吧！」

每個士兵的臉上都有一種堅決的神情；——「你們放心好了，我們可以做得到的！」士兵們是這樣地回答慰勞者的熱望。

講到蘇州的人民，據說現在是「十室七空」，固然戰區中非武裝的人民應當向安全地帶撤退；但在這接近戰區的後方，有許多工作，須要民衆拚了性命去做的。非武裝的人民，也該盡力幫助武裝鬥士，這才叫「全民抗戰」！不是老弱而急於撤退是不對的，蘇州的青年們也看到這一點，所以他們說預備下鄉去對逃難的人宣傳。

我們給他們一點意見，希望他們能夠即刻出發到四鄉去演劇，捨棄過去固定的形式，而取活報式地，極堅決極明顯地把我們的目的傳達給民衆，我們彼此經常地通訊，交換劇本，把戰時演劇移動隊的總的目標一致起來。

最後我們要向全國逃難的貧人們說：國不存就「一切非吾有」，這時不和敵人盡全力一拼，游移一秒鐘，將來要悔恨一萬年！你們平時生活得比一般中國人優越，今日祖國遭受了幾千年來空前的危難，全國人民都一致地作政府後盾殺敵的時候，你們單獨地逃到那兒去，你們不能爲國犧牲寶貴的身體，但至少物質上應該盡一點的力吧。我們這許多血腥債沒有還，幾千萬里被人奪去的土地沒有收回，我們到最後祇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與敵人拼到底的！

戰雲瀰漫的天堂

挖 沫

在寂靜的境地，尤其是在月夜，最容易使人懷鄉的。此刻應該不這樣了，大家都已經由狹隘的鄉土的情感，擴展到整個的國土上了。除了失去人性的漢奸是例外，那個不愛自己的國土？

當我們這輛車在中途重新行駛的時候，不過得了一刻間的駐蹕，已使我對這個初次會面的地方，依依的留連了。我祇知道這是「崑曲的故鄉」，在這片土地上面，曾產生過一部流傳全國的「浣紗記」，還有出了一個突起於近代劇壇的歌劇家魏良輔。要是記憶起，那種昂揚的腔調，和着繼續悠悠的簫聲的時候，不由得神往了！雖然在月夜裏看不清這個地方的輪

廓，但祇要想到這一點過往的文物，則已使人心懷溫暖，更是對於四週被蠻橫的威力壓迫下的國土，覺得加倍的親切了。

現在，我們在這峴曲的發源地，不但耳邊覺不到絲毫峴曲的聲息，所聽到的盡是侵略者摧殘我們的炮火聲音。大地好像在安息中，我們這輛車經了長途的奔走，在喘着氣，一陣一陣討厭的 Gasoline 的氣味。夜確是深了，不時由紫在車欄上的竹葉撥來幾滴露水，偶而把手摸到面上，感着指尖有些涼意。車身顛簸的很利害，我便一直站着，因此覺得膝部有點發酸。如果不提出精神來，是很容易疲倦的，所以同車的幾個人中，有的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被催眠了；並且還在說他們的隱秘的囁語，我因為身上祇穿着一件襯衣，實在抵不住寒氣的侵入，也便躺下去了，於是掀開被胎，蓋到身體上來，立刻嗅到一種血腥味，有的部份還是潮濕的，原因是這上面

放過傷兵的。最初很感不適，聯想到此，肌膚不由得起了慄粒。但當我一轉念：這是我們英勇的同胞由砲火裏換取來的遺跡呵！却祇有對他們壯烈的犧牲起崇高之感。

又不知過去了多少路，這時我已經入睡了；突然，彷彿從高空上跌落深淵，心裏吃了一驚，連忙睜開惺忪的眼向後方一看，原來是剛才駛過了一座龐大的石橋。從這時醒過來後，我再也想不到睡眠了，因為我已被四週大自然的美麗景色所感動。那是正在夜與日交替的時候。

田野間吹起清新的微風，含着一聲聲啁啾的鳥語。月光淡了，星星祇是在減少著，雲層在泛著異彩；樹林像一件件貼上的剪影。現在遠方的是一眼紅光，蒸蒸的從地平線升起，有如初生的爐火。在這似明似暗神迷的變化中，使我們預感到明日的來到，已退去了我們昨日的疲勞，產生出一

種新的力量。

從「舊」到「新」這一過程，本來是非常短促的，祇要一殺眼；往往因為我們沒有看明白，就以爲很費力，下不了決心。其實這並非不容易發現「新」的，卻是在我們祇記得「舊」的原故。雖然這不過對於「自然」所起的感想，但也可以當做「世事」的一種比喻。現在的中國，也就在這似明似暗的動蕩中，在銳化着。我們有知在大自然中守候昨日之後的明日，以最大的希望恭迎我們新生的中國！

在我們一堆融合歡顏中，過去一路綺麗的風光。依了我們原定的計畫，到了被稱爲「地上天堂」的城市；時間很好早，城邊那分人家，門前籬植着三兩株向日葵迎了由竹牆上漏過來的朝暉。鷄羣才從籠里放出來，在咯咯聲里，這一齊和平的小景，卻立即落在我們車的後面。不一刻我們

這夥十一個人，便停在城內的公園里了。由這里到「吳苑」很近，那是一個閒適的歌腳的地方。這里的茶店很考究而且很發達，好像市民的生活已經成了一種格式，每天早晨他們必須上茶店來坐，在用過茶以後，還要用點心，除這兩樣，此外便是一份報，對於報紙倒是一個精細的讀者，許多談話的資料是從這里，在悠然的言笑中做他們的結論。但大都只是觀察，譬如說「我以爲這事情的影響」，或「說不定這個變化就在目前」等等口氣。約上午三分之二的時間在談論新聞。大概受時局影響，這吳苑本來有最著名的說書場，也已停頓起來。他們似有一種傳統，就是語言的巧妙技術。以我此刻還能記得的一邊聯子，「清談見古今」這幾個字上，可以證明他們另一面的態度。

也許我對於茶發生不出興趣，固然這裏的茶是馳名的，但似解不了我

的奇渴。於是便獨自到街坊去，想買冰來消熱，正像普通的內地的城市一樣，那些曲曲彎彎構成的「深巷」，像豚絡似的密布了這座古城。如果在他們防衛得不好的時候，投下一把火，立刻會變成一片灰燼的。現在防衛得非常嚴密，約隔五家，門前就備有一袋撲火沙。所以即使有轟炸的災禍臨來，也不必担心，可以從容應付的。

有一個冷食店的夥計告訴我，說不久以前這裏盤門曾被敵機轟炸過一次，同時落下兩顆炸彈，結果祇毀了一家茶店，一說是死傷了二十餘人，一說是兩個人，於是這件不幸的事立刻風聞開來，當時差不多十家九空，都避到鄉下去了。現在各商店的門，還是半開半閉的，但大多數已經轉回城裏。據說近幾天比較好些，以前，敵方的飛機一日當中，必成羣結隊的來三兩起；他們見慣了，倒不覺得什麼。這話當然有一部份道理，但還是

因防空得力，人心才能鎮定。證據不用我去找尋，當我還在街心閑步的時候，突然聽到一聲悠長的警號，立刻，一切擾攘的雜音隱去，成了寂靜的世界；行道上的人都已迅速的避進屋內去，秩序很好，這表現出確受相當的訓練。晚上只要敵機來襲，便實行燈火管制，市民常常三五次被叫醒。

如今，天堂也像其他地方一樣，隨時有被敵人破壞的可能。我此次不過廿六小時的逗留，可是我覺得人與人間浮流着一片溫情，特別是他們的那種鎮靜緊張的態度；在我臨行前的一刻，還在引勸我。一抹斜陽中，我頻頻回顧這漫瀰着戰雲的天堂。

敵機轟炸中的蘇州

惜 夢

十月十六日下午八時，我從前方乘汽車回到蘇州，九時一刻趕到車站，候開往南京的火車。車站連日被敵機轟炸，雄偉的站房僅剩了殘餘的一角。千百個候車的難民，堆滿了站房的內外。站房四週，沒有地方可以逃避，敵機一旦夜襲，不知又要演出怎樣一幕慘劇。問一位路員，什麼時候有開往南京的火車，他搖搖頭，答一聲：「說不定」。去問站長，站長說：「等到十二點以後再看吧！」因為戒嚴，十點鐘就禁止行人，沒有法子，又回到一個旅館。

蘇州的旅館很多，而且相當整潔，這顯然是爲了適應一般迷戀蘇州的

遊客。現在有些變了，過往的人們是這樣的匆匆，都不是來遊玩蘇州的山水。

一個茶房首先告訴我，今天東洋飛機，到蘇州來了四次，僅在附近外跨塘投了一彈，在這五六天裏，這是最安靜的一天。他並且告訴我，在旅館後邊，建築了一個很大的地下室，一聽到警報，要我趕快跑下去。我笑着謝了他一聲。

十七日一早起來，叫茶房買一份報紙，好久才買了回來。報剛剛讀了一半，空襲的警報響了，正是八點二十分。那茶房似乎格外關心我的安全，忙著走進屋子來，引着我跑到地下室。

地下室的建築，還相當堅實，裏邊裝着電燈；可惜建築過小，連茶房帶客人，實在有點容不開。幾十個人擠在一堆，都似乎有了訓練，誰也不

響動一下。嗡嗡的機聲，漸漸飛近，接着便是七八個重量炸彈，在車站一帶爆炸了。

九時解除警報，剛過二十分鐘，第二次警報又響了。茶房，又進來，把我引到地下室去。這次敵機數目似乎多了，全城的上空，都是嗡嗡的聲音，隨後敵機的炸彈聲，還擊的高射槍砲，不斷的響着，伏處在地下室裏，儼然是像到了砲火連天的火線。

十時三十分，解除了警報。不久，來了第三次警報。茶房又進來，我很鄭重的告訴他：「我不怕，以後再不用找我下樓了。」他搖一搖頭，很替我担心似的自己跑下去。

還好，這三次，以及四次，五次，六次，或者是偵察，或者是路過，都沒有投炸彈。但這尖銳的警報的響聲，和全旅館人們的跑上跑下，情緒

已經夠使人緊張的了。

下午三時，跑去看看炸後的各處，都是那樣悽慘。一些路工，正忙着修復路軌，許多人都充滿了憤恨，雜沓在這一個劫後地帶的四週。

四時，回旅館，在路上拉我的一個人力車夫說：「東洋兵太可惡了，除投了這麼多的炸彈，在錢萬里橋茅山堂和桃花塢韓衙莊，還拋下了幾塊石頭……」正在這時，響起尖銳的警報。我忙着下車，躲到一顆大樹下。敵機三架，飛過上空。二十分鐘後，警報解除了，車夫狠狠的罵了一聲：「該死！」拉起車把，把我拉回旅館。

吃完晚飯，本想到街上去看上一看轟炸中的蘇州之夜，將走下樓梯，又響起警報，通明的電燈，立刻都熄滅了，只好摸着黑再走回屋中。

在這一天裏，從早八時二十分，到晚八時三十分，一共發出了八次空

襲的警報，整天時光，都在警報的聲中消費了。並且，因為蘇州距離着前方很近，敵機從上海起飛，二十幾分鐘就可以到達，所以第一次，便是緊急警報，這使初來蘇州的一般旅客，更感到一種異樣的緊張。

十八日，敵機來得更早，七時便光臨了蘇州上空，許多旅客，都在夢中驚覺。三架轟炸機在上空偵察一週，又飛到蘇州附近外跨塘車站投了幾個炸彈。九時二十分，十時三十分，十一時五十分，敵機繼續在蘇州車站附近投彈三十多枚。午飯吃完，警報又響了。

下午四時，第九次警報剛剛解除，忙着跑到城裏觀前街，想在書店裏買幾本書看，不幸都關門了。就整個的市面來說，的確是消沉得很。

此外所見到的是一些騎着腳踏車爲任務來回奔跑的電子軍。據在前方所得的消息，這一次淞滬抗戰，電子軍實有驚人的表現，這一點，使我感

到格外的興奮。

晚飯後，叢大文來，他是×××的隨從參謀，我們正談得興奮的時候，突然聽到第十次警報，電燈熄了，我們在黑暗裏繼續的談着。據叢君說，這次也許是我們的飛機，飛過蘇州，到上海去轟炸敵人。

半點鐘後，警報解除，我把叢君送出旅館。天上是一片蔚藍，月明如晝，街上的燈光恢復了，人們又開始活躍。幾架飛機，幾個炸彈，到處破壞，到處殘殺，「無空防即無國防」的警語，現在是給了我們一個千真萬確的鐵證了。

記者事實上不能再滯留於蘇州，十九日晨乘着幾次警報的間隔，又跑到車站去問，何時有開出的火車，結果，又在幾次警報的間隔中，帶着失望跑回了旅館。

由早晨七時，到下午六時，整天都在警報的聲中，前後共計十一次，所幸敵機在蘇州並沒有轟炸，把災殃都轉移到四鄉，和附近的各站。近來敵機投彈，已經不專在什麼顯著的目標，各站住宅區域，和四鄉的農民難民，隨意轟炸，隨意掃射，敵人殘暴的獸性，委實是暴露到了極點。

不過，從另一方面說，敵人這種獸性的暴露，却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訓練。蘇州的民衆膽量大了，知道鎮靜，而且能嚴守秩序了。

夜裏八時半，再跑到車站，依然是沒有車。一個職員，讓我再等到十二時以後，那時或者可以決定。我有些焦灼了，跑到站外去閒駁；兵士，車夫，難民，旅客，漸漸又向車站擁擠起來。敵機一旦夜襲，這麼一個密集的人羣，該怎樣逃避？該怎樣散開呢？

無意中遇到一位江蘇省政府民政廳的主任，到臨近戰區各縣推進救護

傷兵的工作，急於返省，所以和我同樣的焦灼。沉思了一會，他說：「我們不必在這裏候了，明天可以改乘公路汽車走。」並且允許託人給我一同買票，於是我們又重回到了原住的旅館。

二十日清晨，他給公安局長打電話，向汽車站定好了票位。正午十二時，我們很幸運的在警報的間隔中跑上了汽車站，我們更很幸運的在警報的間隔中，離開了被人送繼過的蘇州，離開了正在遭着劫難的這一座古城。

(二十日於無錫梅園)

無錫三週間

——上海救亡演劇隊第四隊通訊——

我們這一輩——應雲衛，陳鯉庭，瞿白音，魏鶴齡等六十五人，離開上海是在九月三日的早上。我們的船雜在十四艘難民船中，由一架小火輪拖着。船是從蘇州河行的，在猛烈的槍砲聲中，我們興奮地告別了上海。

我們的目的地是無錫，可是船祇能到蘇州，因之我們不能不在蘇州勾留一下。我們的第三隊當時原就在蘇州，所以我們就到他們那裏——萃英中學去。在那裏，我們就擱了二宵，幫他們在三元坊蘇州中學演了二場戲，

上午是演的「保衛大上海」，下午是演的「三江好」，「毒藥」，「小黑子」等獨幕劇，因為午後的戲較上午的成熟些，所以效果也比較的好些。

到無錫是六日的午後，當晚承潘一塵先生代邀了當地的工作同志，給了我們很多的指示與幫助。截止到現在，我們在無錫已勾留了三星期，將近四星期之久。在這相當充裕的時間內，我們所做的工作雖顯得十分不夠，可是在當地各位工作同志的協助之下，終於或多或少的做了一些。

如果用數字來表紀，那麼，我們在十五個團體的歡迎會中，在惠山傷兵醫院裏，在申新第三廠，無錫大戲院（應絳廠工會之邀），麗新紡織廠，洛社，中南大戲院（公演兩天），徐巷，北西漳，胡埭，青陽，黃泥鎮，南西漳，石塘灣，黃港實驗區等地，總共演了二十六場，演出了八十多個節目，觀衆的數量大致在二萬五千以上。

此外還有社橋，橫林，保安寺等地，有的臨時發生了困難，有的因時間趕不上，都沒有能夠去，這我們是深為遺憾的。

觀衆中工人約佔百分之三十，智識份子和小市民約佔百分之二十，傷兵壯丁約佔百分之二十，農民約佔百分之二十，小孩及其他約佔百分之十。雖說二萬五千這個數目也不能算是怎樣微小了，但拿無錫的百萬人口來做比例，那麼我們能力所及的地方，似乎還是微乎其微的。

我們因為準備時期的短促和寫作能力的不夠，同時現存底適用的劇本又是那麼少，所以自己感到太貧乏了。我們現在已排好了的，經常輪着演的祇有「三江好」，「小黑子」，「毒藥」，「回春之曲」，「放下你的鞭子」，「最後一計」等幾個戲，此外也祇有「賣梨膏糖」，「秦瓊訪友」，「守城記」，「打殺漢奸」，「災民」，「大刀舞」，「焦土抗戰」

，「喇叭響了」等歌唱舞蹈以及諸如此類的小玩意兒。

講到演出效果，那麼因時因地，因觀眾的不同，它的反響也往往就不同。小孩子在看「小黑子」時有很多下淚的，小市民看「放下你的鞭子」時，抽泣的更多。傷兵和壯丁喜歡看「最後一計」和「三江好」，特別是「三江好」跟「毒藥」，無論男女老幼，農工商學兵，都是特別的愛好。當「毒藥」中老大誤服毒藥的先後，「三江好」的後果，所有應獲效果的地方，沒有一處，沒有一次會收不到效果的。

一般的講來——我們不敢驕傲，但也不想說假話——歷次演出的效果，都是相當好的。在胡埭，在青陽，無錫大戲院，我們所受觀眾底熱烈的歡迎足為我們這方面的明證。在胡埭，屋子裏再也擠不下了，可是屋外的觀眾却始終不肯散去，以至我們不能不把同樣的節目再到屋外來搬演一次。

。在無錫大戲院時，有一次忽然降大雨了，圍在門口的觀衆却還是愈聚愈多，寧願讓雨淋，誰都不肯走開去。同樣地在青島，傷兵們第一晚就來看的，而第二晚他們又來了。不管場子裏已擠滿了觀衆，不管當事者怎樣的勸他們回去，可是他們堅持着還要看一場，這熱忱，我們是不能無動于中的。

祇是誤於「回春之曲」，一則因為是個三幕劇，二則連排演，製景，改劇本總共祇有二天工夫，所以演出成績比較的差些，這我們至今還感到非常的愧疚！

我們在上發時，想做的工作原就不僅是演劇這一項。我們帶有防衛，防空的畫解和說明，我們帶有彩色圖的大幅地圖，以及許多暴露日本帝國主義底殘酷，發揚我抗戰將士底英勇的圖畫，這些，我們原想到處爲民衆

講解的。此外，我們還想到傷兵醫院去跟前線同來的士兵談話，跟他們寫信，我們還想教人們唱救亡歌，還帶了木刻畫想到各地去開展覽會，這次，我們都部份地做到了。在無錫木刻展覽會是開成了，在各鄉鎮裏，我們講解圖畫，教唱救亡歌的工作，也都附帶地做了一些。

可是對於發動和組織當地戲劇團體的這工作，我們原是認為十分重要的，可沒有做到我們理想中的那種程度。

因為我們知道，有許多地方，我們自己的能力是無法做到的。譬如我們對觀眾底認識，就沒有法子能十分清楚，而這次我們演出效果的所以不能更好些，這怕就是一個主因。一個劇本不僅因它故事本身就把它觀眾限制住了，就是劇作者在執筆寫作的時候，他對觀眾情緒底把握，觀眾的特徵，也無不下了一番苦心的。如果我們把觀眾認錯了，不能對症下藥，那演

出效果的損失，當然是免不了的。這次我們臨時下鄉去，沒法先把我們的觀眾認識清楚，這我們明知是損失，然而却又無法挽救。

其次，補救劇本荒的最佳辦法是採集當地的故事臨時編製劇本，可是我們對當地情形不熟悉，因之又不能不承受這相當大的損失。我們知道觀眾對他親身經歷過的，或是他們熟悉的事情最感興趣，如果能把他們熟悉的事情編製劇本，那末事半功倍，他們一定會更接受的。

再則，是言語上的阻礙。在太平盛世，話劇誠然是統一言語的工具，可是作為救亡工具之一的話劇，它底主要任務當然是救亡而不是言語底統一，所以言語上底阻礙，是會影響它底宣傳作用的。

上述三點是我們自己無能為力的地方，也就是我們所以認為發動和組織當地劇團是十分重要的緣故。我們是移動的，我們不能長久地留駐在某

一縣或某一鎮，要是在我們之後沒有一個當地的組織，能經常地把這些工作担負起來，那我們將始終引爲憾事而深表遺憾！

現在我們是要去鎮江，所幸太湖劇社在我們公演之後很快地成立了，青陽青年服務團的話劇組，據說不久也要成立了。

救亡演劇在常州

林 戈

汽車到達常熟城裏，就顯得荒涼寂寞，馬路上沒有一家開門的商店，所經過的地方，除了警察和少數幾個窮人，簡直沒有居民。晚上也沒有路燈，只有環城十里高高的虞山，和冷月疏星，更顯現得淒寂。

我們的隊伍是歇在山麓的新公園，常熟的情形很不同，防空設備很緊，但同時漢奸的活動也更厲害。

到傷兵醫院去慰勞，是我們極重要的工作；到達的當晚，便在當地抗敵後援會之指導下，到了一個住着傷兵的什麼山莊去。時間已在傍晚，但沒有電燈，空氣陰黯而慘淡。一走進去，便聽到負傷戰士的呻吟和一股血

腥昧，因為近在鄉郊，所以蚊子又特別多，雖然還沒有叮着自己的皮膚，意識上却浮起了那些睡在方磚地上的負傷士兵們的苦痛。

屋子裏原來是黑的，因為我們一些人的到來，於是燃起了兩支蠟，風移影動，十分淒絕。

我們沒有方法做工作，結果是唱了兩支歌曲，和作了個簡短的演說，但我們自己感覺到我們這些工作，實在是薄弱得沒有力量的，這些戰士們決不能也不需要我們這種所謂慰勞工作，我們眼看到他們身上穿的還是兩星期前被砲轟或炸彈受傷時的血衣，他們被蚊蟲咬，睡在磚地上，沒有醫藥，沒有食物，但是他們是為中華民族解放鬥爭為抗敵禦侮而負傷而犧牲了，我們奇怪百姓們為什麼沒有表示感激和關心，甚至一件布衣的施捨也沒有。他們知道的是迷離，苟安，使我們在憤恨切齒之餘，只感到自己工

作的無能。

假如全民抗戰正式開展的話，這輩民衆是須要靠政治手段來強迫，來執行參加後援工作，才能使戰爭取得勝利，不然他們只知道逃難，後援工作一點得不到幫助，工作會受到莫大的損失。

在這裏主要的還是農民方面的工作，我們首先在常熟的郊外作了兩次演出，地點是廟宇裏，劇目是「放下你的鞭子」和「毒藥」，農民對我們這輩人素來不認識，他們稱我們爲「變洋戲法的」，同時對於我們不買錢的演戲，表示非常懷疑。我們深怕觀衆之不來，於是列隊到街上去遊行，拉着手風琴，大家先唱起歌來，以引起居民的注意，同時大家都變了活動宣傳員，用嘴巴向他們叫喊着「到××地方去看戲，不要銅鈔」，但他們却不很相信我們，只是很客氣地敷衍着。

戲是演出了，觀眾也來了，可是這輩可憐無知的農民，對於我們一點不能瞭解，或者可以這樣說，是我們不能理解體貼農民，所以我們的工作一點也不能有辦法接近他們。他們不曉得時局已到如何程度了，他們非常老實誠懇，但是又十分可憐。

梅李鎮，是離開常熟有四個鐘頭民船水路的鄉村，珍門廟鎮，是離開梅李有四十步行路程的鄉鎮，我們都去做了點宣傳工作，情形都差不多，江南風光非常好，夕陽晚遊的時候，湖光山色，村落裏的農民還在安閑地工作，真令人不知道是什麼時代！

回到常熟，當地要求我們到另外幾個地方去演戲，但是爲了預定計劃之不能破壞，沒有辦法答應，于是便和這死寂的古城分別了。我們這樣感覺到自己的工作雖不是走馬看花式的，但在有了這次實際經驗後，總感到

太少太薄弱了。即是在鄉村裏過上一年也不是多餘的。」

在初次秋風雨中，我們的汽車向武進的路上駛去，行經七十二峯沉淪其間的太湖時，伙伴們瘋狂了，是出門後第一次遇到秋風雨，大家坐在一部車里趕路，是我們唯一休息的時候。於是盡情地在這四五個鐘點的行程中恣意暢快一番了。

風雨迷茫中，到達了武進，情形很安甯，沒有蘇州等地方那樣風聲鶴唳；當地的救亡宣傳工作也不錯，抗敵後援會及大學生後援會，都有規模較大的演出。劇目有「夜光杯」，「漢奸的子孫」，「放下你的鞭子」等，在演劇水準較低的京滬內地，能有這樣的表顯，在救亡工作上，無論如何總算不弱的。

慰勞傷兵，是我們到達各地最重要的工作，在當地的清涼寺，都是比

較負輕傷的戰士，所以精神很好，完全以娛樂來慰勞一番的企圖上，排定了如下的節目，獨角戲，是呂班的拿手傑作，備受各層觀眾之歡迎；歌唱，舞蹈，毒藥，——這個戲原來是草混的作品，以前在上海，星期實驗小劇場曾演過，但我們現在經過多次的演出，已把劇本改動了不少，特別是把投毒藥強調為漢奸在茶缸里投毒藥之一種報復，兒子與朋友由願而已與呂班飾演，效果好極了，雖然在各處演出，都無法靠舞台技巧，但幾成為百看不厭的戲了。

當地教育機關，要我們演一場戲給小學生看，我們都非常興奮，天真爛漫的小學生作為我們的觀眾還是第一次，於是選擇了兩個較合孩子們胃口的劇本，「小黑子」（即「秋陽」）和「放下你的鞭子」，可以容納二千五百人的禮堂都擠滿了，唱黨歌時，孩子們的聲浪幾乎把屋子拆開了，我們

從沒有聽見這樣的怒吼，小學生的怒吼，我們都這樣想像着，假如使全中國的孩子們吶喊起來，會使我們的敵人不寒而慄的。第二天要求續演，劇目沒有變動，但是小學生觀衆不但老早擠滿，並且據統計，因為坐不下而退出的有一千多人，於是有了第三天的續演，劇目換了一個「兩兄弟」，這故事並不是新的，但從沒有搬演過，是假說兩個兄弟被敵人抓住了，敵人要他們供出父親的地點來，兄弟因年輕的關係受不了刑罰想招供了，這時那哥哥設法借敵人的手把弟弟殺了，於是秘密只有他一人知道了，他願犧牲兩條性命，而讓整千萬的弟兄們安全了。

這天共演了兩場，劇目是「小黑子」，「兩兄弟」，「最後一計」，「毒藥」，觀衆有學生，工人，市民，統計三天來的觀客是在一萬人以上。

兩路職工學校來接洽，要我們演一場戲給鐵路工人看，自然我們不但

不會拒絕，而是非常歡迎的，我們的工作擴大到鐵路工人區域去了。

是個下着雨的傍晚，地點離開我們的住所有相當的距離，但我們的工作人員都很高興，在荒郊的鐵道旁一間課堂里，搭起了一個舞台，那是把休息在煤屑裏的枕木槓來架成的。演的戲是「最後一計」和「毒藥」，路工職員都對我們表示極大的好感，願意今後有更大的聯繫。

戲演出了。觀眾有六七百人，他們是擠在走廊里，躲在梯子上，泥腿，青布短衫，血紅的臉，紫的胳膊，可惜我們沒有帶開麥拉，這樣的觀眾，這樣的劇場，舞台，在我們演劇史上是值得留下一點痕跡的。他們還招待了一頓豐富的美餐給我們。

在夜深風雨的荒郊鐵道枕木上走回來，浮起了一種小說似的感覺，細雨浸濕了頭髮，伙伴們說，覺得很詩意。我們又結束了一天的工作。

九十六架敵機襲京紀

沙雁

同住的人，全走光了。留下的是走不動和不願走的我和老裘及他的夫人蘇信。蘇信是一位歸化的俄人，她白天服務於一所外人的慈善機關，所以，每天一大早她便出去了，至于老裘，他是每天照例的在外辦公，而我雖有公可辦，但是，倒不一定要坐辦公廳。因此，這天家里祇留下了我一個。

這天，是一九三七年的九月二十五日。

大約是早上九點三刻的時候，忽然拉起了警報，在警報聲中我鑽進了以十二元建築的地窖。

地窖的門太大，出口必須用竹籬隔起，方可避免無力之流彈，因此，我進了窖第一件事，便是搬籬笆，當我祇做了這一點事的功夫，已聽到我們的高射砲咚咚的向空放射的巨響了。

我這時的確並不如何心驚，大概這是爲的飛機距我稍遠的關係吧！

不久，噠……的一下，從我頭上掠過了一隻敵機，又不久，轟然一聲，不知是何處中彈了。我心下這時七上八下的跳，房子附近的高射砲，不分個的射上去，敵人的機關槍像雨點的落下來，聲音是一串的震着耳鼓。這樣約十分鐘，無傷的過了一次鬼關，但遠處的槍砲聲却緊了。

碧藍的天空，雪花數片，敵機來往的交織着。地上的高射砲，高射機關槍，一時整個的石城，到處給死的威脅窒息着了。晴朗的秋空下，人們全感到了三伏天的酷燥，臘月天的攪拌，世仇的憤恨。

這樣經過了兩個多鐘點，敵機去了，於是警報解除了。街上又恢復了交通。我趁了這個功夫走出去，打算買點吃的，但是，目的未達，又傳來了警報，這次並無傳警報的「洋囂」，據說敵機炸壞了首都電廠，無電可用。因此，我在街頭度過了緊急警報才雜在人羣中跑回，不過，這時已是遍體臭汗了。

匆匆的鑽進了窖，再也顧不到其他了。

這次竄入的敵機大約是比上次多了，因為頭上的嗚嗚之聲，壓得人簡直放不下砰砰的心，同時高射砲機關槍聲，不是顯然的更密了嗎？

隆隆、隆隆的轟炸聲，不絕的傳來。不斷的也有稀微的倒塌聲，給秋風送來，當時我的心是如何震動！如何悲憤啊！我想到每一巨聲之後，血肉橫飛，身首異處及殘肢斷背，雜於一片瓦礫之間，淒絕人寰的景象。我

想到白髮蒼蒼的老人，天真活潑的兒童，無辜的婦女，在一剎間便會遭到絕頂之禍的悲涼。同時我更想到我自己將也許就在這時孤單單的葬身於敵人的炸彈之中！

想到這里，我是如何的爲無謂的死所震憾着啊，我憤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野蠻無人性，我咀咒日本軍閥獸性的殘忍，此時我整個的心給憤怒的火燃起了，熱情的鐵淚，禁不住的掛下了胸襟。

敵人的飛機滿天飛，我們的空防像網一樣的密，這是我們民族的「以牙還牙」的抗戰，雖然南京是遭了敵人空前的襲擊，但是有誰是報怨抗戰呢！，誰不痛不欲生的打算與城同殉，與國同盡呢！

南京，我們的首都，是已準備着「堅壁清野」，決定着「焦土迎敵」以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因此一切的犧牲在所不惜。大家都異口同聲

的說：

「反正，老子只有一條命，給日本拚了，算了！」

「是的，拚了，算了。」這時我又想到了這句話。

敵機這樣無目標的轟炸，繼續的從九時半左右一直延續到下午四時半，其間分五次而來，第一次來了三十一架，以後是三十二架，六架，十二架，十五架，計共是九十六架，投彈約二百數十枚，死傷近百人左右。

事後據傳說打落了七架。一架落在中正路王府園二十七號三進院的中間一進的正堂中，未傷人，而敵機已全壞了。警報解除後，中外人士往觀者，途爲之塞，莫不稱快萬分。

另外有一日機師落於被炸的首都電廠之旁，據說該人爲×××之砲手所擊落，機身不知落於何處。

至於被炸之處，據街頭傳說，有首都電廠，中央通訊社，中央廣播無線電台，衛生署，中央醫院之附近一帶，中央大學對門衛生事務所等處。前述各地，非平民居所即為商店，不是醫院，就是慈善機關，敵人無目的投彈，其蔑視人道，違反國際公法，殊屬罪大惡極！

此外被炸之地，尚有作者房後一處，投二彈，死一人，傷二人，燒房數間。此事為四次敵機來襲之事，當時城中空氣至為緊張，而漫天之敵機四處投彈轟炸，我高射炮，機關槍一時並發，全城至此遂陷砲火中。我一人面地伏於防空窖中，頭上的槍彈密集掃射而下，身週似中彈處極多，不過均未傷及身體，後以我地窖後的高射砲聲過密，敵機以此處有何軍事設備，於是敵人乃大肆轟炸，簡直使我失了知覺，當時我想「我一定被炸身死」，身外一切，一時使我全所茫然。及轟炸之巨聲過去良久，始漸醒醒

，至此我始有知覺，知曾一度暈去。當我醒轉之後，我又以為我住的房子必倒，但出洞一看，才知它安然無恙，不過窗戶上的玻璃稍壞數塊及一物件震倒而已。

經過了這次大轟炸，更使南京中外人士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暴虐殘酷，野蠻無理充分瞭解了，至於對我民衆不唯未達到其恐嚇之目的，反且加深了國民大眾的一致憤懣與仇恨，在人人的心坎上，把這條抗日的壁壘，越加強索起來。

九月二十五日夜，搖搖燭光下，南京。

在笕橋

陳竹平

在六年前我就沒有了家，和沒有了的一切。我常夢想飛回故鄉的黑山白水，還有那一望無邊的莽原與遮蔽了天的白樺林。我的一個小妹妹當這樣對我說：「哥哥！你學會了駕飛機一定要去打日本人，打完了帶我們一同飛回來，你再帶我們到大豆田裏去捉螞蟥！」是的！我們不能忘記那養育過我們童年的老母親。

一九三六年的二月，我踏進了美麗的杭州，我的體格是相當壯偉的，但是因為神經緊張的原故，我投考飛行失敗了，於是只能在航空界當一名小小的機械士，南方的生活像夢一樣的常逗人紆思。

平時每天早晨四時半就起牀，忙著上廠工作，那時太陽還沒有出來，直到我們走畢上工廠二里多的路，和做完預備工作，東方才漸漸紅起來，慢慢地紅得無節制了便又淡下去。發動機流着愉快的聲音，我們做完飛行前檢查工作起飛，黃色的黑色的飛了滿天，飛行線上捲起層層的灰沙，在下工時我們的臉上竟成了沙漠。七月的太陽像燒滾的油，沒頭沒臉向我們全身澆着，一到夏天我們全黑得如焦炭。棚廠永遠流不進半點涼風，雖然機場遼闊得如塞外的原野。

七月下旬我們一部份被派擔任警戒，只要一知道敵人來襲，二分鐘內便可起機驅逐。蘆溝橋的烽火很快的又燒到上海，我們不能再忍了！是八月十四日的清晨，我們運了第一個炸彈送到日本的軍艦上，在出發時我們裝着炸彈引信，撫摸着那些幾百斤重的傢伙，像獲得什麼心愛的東西似的

• 下午因為別的任務，留在機場上的別的機子全飛走了，三點多鐘光景城市忽然響起第一次警報，——那使人心顫的悲哀的急促聲音。

雨越下越來勁，雲幕很低，半山全給埋在雲裏，環繞西湖乳形的山峯底秀影，再也看不到了。我們很快的起了機，忽然西北角上來了一大隊三十餘架，我們認得那是我們的。它們在機場上繞了幾個圈子，也爬到雲裏去了，留在地面的我們，只在附近隨便隱蔽起來，沒一會雨略停，西南角漏出一小方藍天，就在那塊藍天的角上發現了一架大飛機，單翼銀色的二個方向舵，是「客人」來了！空中勇士在很遠的地方就忙着招待。他的發動機聲音很低，我們知道這是個不遠之客，留在機場上加完油待着起飛的六架，同時昇了空。客人已在我們的頭上了，他很美麗的一個九十度轉彎，下了兩個炸彈，一前一後颼颼的隨着飛機的方向斜飄下來，我又跑了挺

步，等炸彈快落地時才臥倒，却睡在水裏了，甯然一聲巨響，空氣像扯破一萬張布似的向四面撕開，一股子壓力四面緊收着。一縷濃烟直衝上天，土塊像簇火花在烟裏分散，躺在地上好像有人拖了一把，我的神智很清楚，雖然那兩個炸彈只離我五十公尺光景，我爬起來想跑到隱蔽壕，在我頭上又下來一個客人，只有五百尺高度向機場俯衝下了兩個彈，又一聲巨響，沒有烟，這回却遠的。空中和地面的機關槍聲密了起來，整個的寬礮在鉛彈之中咆哮，那邊廠屋着了火了，發動機流着鬼嚎的哭聲，平時聽着是愉快的跳動，現在狂吼如同一個暴躁的女人。

七時光景全部降落，有的飛往別處露宿，晚上照明燈一亮，整個機場便成爲一個無邊的綠水湖似的。十時接到監視哨報告說，敵機由台北起飛共十五架進襲杭州，貞同三架，那便是所謂遠東著名的木更津航空隊，只

一天就受了重大的打擊。

十五日早晨，我們早就預備了，六時半笕橋上空發現了十二架黃臉婆子似的顛頂底水面機，那是母艦上飛起的，全數擊落在錢塘附近。笕橋也有兩架在空中着火，熊熊火光烙着死灰色的長空。鬼子跳傘了，一張雪白的菌形的保險傘，掛在空氣中，慢慢地下降，一落地就救壯丁連往送給我們，那個俘虜壯健得如同一頭小牛，他哭傷着臉說「……………他有妻子，他的妻子異常賢慧而且十分愛他，他在很早以前就想歸附中國……………」可是他的炸彈却完全丟在中國的陸地上了，這無恥的哀鳴！

我們的勇士他們用敵人的鮮血在笕橋長空寫下一頁鮮紅的雄壯的長詩，我們是航校的子弟！「笕橋無弱兵」！看啊！我們這一家人已經分散在整個中華母親的懷抱裏，讓我們低飛在東北大森林的頂上，長白山巔，

鴨綠江畔去除食盡那些蠹蝕我們生活泉源的害蛆吧！

十五日的下午，我們奉命都到別的地方去，我也坐了飛機，權充機關槍射手，俯視我們祖宗遺留下來五千餘年的山河，望着和平的村舍，碧綠的田疇，滾滾東流的大江，懷念着天之那方我的家，我的弟妹。弟妹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一定帶他們回到故鄉，帶他們一同去親會叫的咽咽。

嘉興六日記

羅平

抗戰的氣燄既已燃遍了整個中國，祇要是中國的土地，在事實上，所謂後方是與前方完全一樣。

當我的脚步踏進禾城（嘉興）的時候，第一眼給我看到的，就是一排被敵機炸毀了的房屋；正是雨天，那些折斷的柱棟，懸空突出，一陣斜風，一陣急雨，發出剝啄的摩擦聲和浙瀝的滴水聲，有如在嘆息，又如在哭泣。路邊坍遍了殘磚碎瓦，不消說，在這底下，又埋葬了多少條生命！

禾城似乎是多水多雨的地方，我到那裏就遇着下雨，接連四五天，雨並不大，祇是濃濃的細雨，這正合乎一個幽美的稱呼，所謂「煙雨之地」

；在過去，憑了它留住了旅行者的興味，總會在這裏勾留一些時候。自從抗戰以後，原有的情狀就走了樣，就是平日生涯很盛的船娘，現在鴛鴦湖裏却是反常的寂寞，祇有三兩隻游艇，閑散地泊在湖邊。禾城本來是個原料交易的市場，主要的產物是絲和米，鴛鴦湖裏的遊客，也是商人佔多數，抗戰一開始，到此採辦貨物的商人，日漸減少，於是這些沾點買辦餘潤的船娘，祇得擦去脂粉，露了憔悴的臉兒，走上了陸地；往時湖上那種行人的歡笑和歌聲，現已完全消失在淒迷煙雨之中了。

使人詫異的，也似乎是必然的，就是「雨前」和「雨後」的禾城便顯出了兩個世界。論理，應該是天晴市面好，但因為敵機不斷的侵襲，當太陽照着街道的時候，常有不少的商店僅是開一扇窄門，閉着的夥計們，有的沒精打彩地注視着過路人寂寞的影子，有的在仰望遼遠的天空。可是一

到雨天，他們就像是補回日來的空閑，格外感到忙碌。街道上的行人差不多是一手拿着雨具，一手提着充分購置的日用品，這些人大半是由近鄉趕來的，他們知道下雨天進城是安全得多。這裏（包括四鄉）的商情還相當穩定，平時每月二萬元的營業稅，目前不過減低了百分之二十。其中是煙酒糖果一類的消耗品的稅收與戰前相差很遠，典業稅則絲毫未減，這是說明了貧窮的照樣以興實度日，而富有的，連消遣歲月的煙酒糖果也在那裏掙節了。這固然是好現象，祇可惜還是爲自己打算，對於認購救國公債却是煞費躊躇。

城裏有若干比較富有的人家，他們對於生命格外愛惜，多數避到鄉間去了，人數可不少，據粗粗的統計，有二三萬之多。但他們似又留戀着城市的安舒，時常差人到城裏打聽上海的消息，他們似以爲禾城不安的原因

：完全因為上海戰爭來的，而未曾想到，這是全面抗戰。任何一塊地方都有成為焦土的可能，他們對於這次抗戰的意義似缺乏認識，與其說逃避是他們的一種紋感，倒不如說由於「富有」的累贅，而喪失了他們的騰騰的豪態。現在惟有「毀家紓難」，才能換得我們永遠安全的生存，否則「難」是永無法「避」掉的。

若以禾城四十萬人口為比例，這種自私自苟安的心理究竟是極少數人的傾向。大多數都能担負起本分上的責任。最顯明的事實，便是「防護隊」和「義勇警察隊」的組織，不論是日是夜，他們定時準時站到自己的崗位上去，那黃色和黑色的武裝裹着結實的身體，背着新式的槍枝和閃爍的刺刀，時常在深巷中梭巡，他們對於分派着的事，總是忠心盡職的，由於他們有這種服務社會的精神，此後，這裏後方的防務，是可以純由他們去擔當

了。這兩種部隊的隊員，都是城裏的青年市民，他們完全出於自願而且自動的，並沒有得到官方的津貼，要是各地都能如此，那麼國家的實力將增強幾百千倍，原有的軍隊可以毋須顧慮到後方的防務了。

禾城有x x多名在鄉的壯丁，這些青年農民服務的精神不下於市民。有一天，記者親自去鄉間看看他們的工作，那時氣候很冷，必須穿羊毛衫才能保持體溫，可是他們還是單衣，雨水濕透了全身，但他們從沒有說過一句怨言。他們只化了有限的時間，很快就快要完工。那時候等在旁邊的，有一個送飯的老農，他說：「現在的官兵都很好，先前的官兵好的少，壞的多。」這話正可以代表一般農民的心理，也可以看出農民過去的隱痛。在他們心裏，就要不擾攘他們的田園，官長是可以親近的，至於供獻人力和物力，他們原是非常甘心的。如果能夠給他們更深一層的軍事訓練和

政治訓練，使他們清楚地知道怎樣打敵人，我敢相信，這種潛伏在中國豐沃的疆土上的浩大的勢力，將必至成爲一支十分強悍的游擊戰爭中的生力軍。

祇是，有若干細小的地方頗使我們遺憾，在一個鎮上，有個保長私自受了一家幾百塊錢的賄，就去另行抽調別人家的壯丁。有時，他假公濟私，一家有三四個壯丁的他抽，反去抽只有一個或兩個壯丁的人家。因爲他在鎮上相當有勢力，農民們只能偷偷在背後說：「我們知道了國才能有家，但是辦法要公平，有錢的不要放掉……」

在×××，有個保長除了剋扣壯丁們應得的工資外，還時向他們勒索，勒索不遂，就有幾個壯丁連作了十七天工而不得替換！

這幾個事實證明了過去保甲制度有多少的缺陷，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

把它克服過來。

這裏有抗敵後援會的組織，工作人員都很熱心，辦事也非常認真，對於勸募救國公債，勸捐棉背心等宣傳不遺餘力，尤其是附設的戰時服務團，常常不分晝夜地去慰問並照料過境的傷兵，同時爲了加強自己的修養和增進工作的能力，在訓練班裏還刻苦地自己學習。

聽說最近先後接到了民衆四個由上面頒布的關於民衆救亡團體的組織方案，雖然在原則上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對於各部門的名稱却略有不同，以致一時不能決定遵照那一個方案辦。就個人的意見，在民族抗戰英勇地展開的目前，政令最好是統一，我們祇需要在實際工作上能夠有很好的表現，而不必斤斤於名字上的考求，固然組織的健全與否能夠影響到工作的效能，但那還是在於工作者本身的認識與工作的態度來決定的。

在短短的勾留期中，從各方面調查得來，知道工作者是的確非常努力，可是還不夠十分深入，工作還不夠十分緊張。記得有一個事實，因為預防敵機投擲燒夷彈，曾以相當代價購置了好幾担細沙，預備分配到各處去，作為撲火之用的，可是沙購到後就一直擱置了很久，無人顧問！

曾和來此觀察的××××特派員談起了一般救亡團體的觀感，他很直率地說：「空言多，計劃多，而做事少，主持的地方往往成為衙門，而主持者往往祇知道做官，以致民衆組織異常鬆懈，民衆認識異常低淺，這全是因為工作不夠刻苦，宣傳不夠深入。」這是多麼值得我們記取，值得我們反省的話哪！

一天晚上民衆館禮堂看第××軍戰地服務隊公演的戲，當演到「八一三之夜」中受傷歸家的一段，發現坐在我旁邊的一個觀眾隨着劇中人的

悲傷而在暗泣了，再是「打漢奸」的場面，所有的觀眾都怒恨地一致喊出了：「打倒漢奸！」這個例子正可以說明宣傳的力量，戲劇雖是一種有力的武器。但祇要宣傳的內容為民衆所要求，或是接觸到他們的生活，任何種宣傳都能得到效果的。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學生，跑到一家商店去，發了一張傳單，說一聲：「你們要買救國公債」就走了，像這樣的宣傳方法，誰會相信它能夠收到效果！就是標語和口號，現在也該不被認為是主要的宣傳工具了！

民衆對於抗戰的情緒的參差，這是不能否認的，記不清是那日，在鄉下，遇到一個賣香瓜子的老婦人，偶然談起抗日的事，她說：「自從東洋人來打仗以後，我的生意也大大清淡了，我是靠這過活的，我恨東洋人，果看如到他們，我就咬也幾咬他們一口！」她的乾癆的嘴，那麼「勁」的緊

閉一下，雖是「切齒」到極點，但當我發覺她的牙都已殘缺的時候，更使我深深地感動了！

又有一回，在某鄉鎮，聽到是一個什麼會長的老年人在跟幾個學生講，我聽到他的結論：「希望今後，你們不必讀別的書，祇要大家專心學造槍砲，去把敵人打退了再說。」雖然他的唯武器論，頗有商酌的餘地，但是他的抗戰的目標却已經看得清清楚楚。

光是這兩個老者，已使我們興奮，他們到了殘年，他們的血液還能這樣奔騰，何況其他壯年人和青年人？這，我們不能不感謝敵人的賜與，由他把抗日的種子分散到了人間。

目前迫切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如何把這些種子好好地培養起來。也就是對民衆的組織，和民衆的教育。對於民衆的組織，我們不妨通過原有的機

構而把它的工作加緊起來。然而很可遺憾的是這裏擁有一二千會員的教育會既沒有什麼行動，婦女會祇有寥寥七八十個會員，雖曾一度出動勸募得五六百塊錢慰勞金，開辦過職工婦女班，訓練過船娘和女招待，但因負責者職務纏身和其他原因，到現在還沒有新的開展。漁會雖也有近二千會員，然而到現在還沒有被編制過，施行過教育。還有值得一提的是：禾埭的男女工人，雖有四千以上，可是自始至終就沒有個組織。

對於民衆教育的工作，責任是在一般知識青年身上的，這裏共有六個中等的學校，四個男的，兩個女的，計算起來，人數可並不少。此外是所有一城鄉小學的小學教師以及許多許多休學後閉居家中的青年，假使把他們統統動員了，我敢相信推動力是非常浩大的，對於救亡運動可以迅速而且無限展開。聽說以後每兩星期，他們預備聯合舉行大規模的宣傳，敬希望

這個計劃早日實現！可惋惜的是，禾城智識份子的精神的糧食是十分貧乏的，跑遍每一家書店，竟找不出幾本新版的書，社會科學的書可說是絕無僅有，就是一般青年人所喜歡的文藝小說或是雜誌也是少得可憐。滿眼是一折八扣的標點書，出乎我意外的，和上海那樣接近的城市，會有這樣的情形，這表現出了讀者購買力薄弱？還是書商不會迎合讀者的心理？深究這兩種理由似都不大充分。由此，可見這裏青年精神生活的一斑，也就可以測度到他們的文化水準。

正是，禾城似乎煙雨多；一面能看到開明，一面能看到閉塞；但願此次抗戰能影響他們！從另一角度看，這裏的民衆對於抗戰已發生某一程度的反應，就是生活漸次檢點。

據法院的統計，刑事已自一二〇起減至四十起，此中多數是在車站碼

頭發生的竊盜案，這也許是戰時特有的現象，平日最感繁盛的風化案，是幾乎沒有了。民事是已經絕跡，監獄中四百多個犯人，被保釋以後，祇剩了四十，現在法院僅存院長，首席檢察官，推事，主任書記等五人，其餘都留職停薪。

最可樂觀的是，開征蠶賦十分得手，不過兩個月，已征收到了二十五萬元，比往年超出了六倍。在這個數目上，我們知道今年是豐收的，似乎不但是稻米，蠶絲方面也相當的好，早在七月，浙蠶種場的蠶種已被定了九萬張去——那是秋蠶——雖然，戰事爆發了，但他們並不因此惶恐，未見退回一張，結果秋季出產了七千斤担新繭，本來由統制委員會十足付現收買的，因為現在要欠三成，於是農民多數在家裏自己製造起土絲來了。

這裏有四家絲廠，每廠每日平均可出十五担絲，戰事發生後，工廠停

工，工人都被遣送還鄉。現在一方面接到政府的命令，一方面洋行常來催貨，急於想復工，但工人全已還鄉，他們都是外鄉人，以致不能立即復工。在這些地方，我們知道中國實業家的眼光淺，沒有能力把握營業在時局變化中的妥善的運用，祇以自身的利益為轉移，一時間的損失固然對他們不會感到什麼，但這三四千女工因此散失他方，陷於失業的苦境中。沒有在事先想個較妥善的辦法，留出一個餘地，神經過敏地預感着戰爭來到的威脅，任意把廠門關之大吉，待到有復工必要的時候，這才覺得種種的困難。這不僅是個人的損失，同時是國家的損失，因為此地的照料銷售的主要對象，是美法兩國，這樣一來，直接於國民經濟很大的影響。現在全城工廠的煙突，靜靜地高昂在空中，可是已看不到往日怒放的叢煙了。

禾城本來是清靜的，尤其在發出警報以後，特別使人感到清靜，這點

我可要欽佩這羣居民鎮定的功夫。對於空防佈置得很周密，因此敵機來此不敢如何放肆，雖然來得很緊，總是高高的飛在雲間，自從幾處被炸後，都起了戒心，家家築起防空壕來。有一天，竟警報了二十次以上，記者適在途中，被一家接待，避進防空壕去，壕很堅固，分上下兩層，看他們毫不感着空襲的恐怖，反都談笑自若。

當我作這篇通訊時，幾乎每間十五分鐘，就得擱筆一次，時續時斷，常將思緒隔散。推開窗門，向外望去，禾城已完全現在黑暗中，祇能看見屋後的那條古老的蓮河，緩緩的流水。

「天堂」一角

得 中

在八一三以前，上海形勢幾度的緊張，杭州也同樣的隨之緊張了下去。大家見面說：「上海要打了！」回答的人也說：「上海要打了！」一陣興奮，夾雜着一陣輕鬆，眼看着幾年來的仇恨和憤怒，要變成力和血的償還。

八一三夜，證實了人們的預想，大街小巷，到處漂蕩着號外的聲音，（號外是由盧溝橋事變便開始發行了），次日晨，大家見到了記載詳細的日報，讀過，不由的吐出一口悶氣。

但這輕鬆是不長久的，下午四時，杭州便第一次正式的使用了防空警

報，「嗚！嗚，嗚，嗚！嗚嗚……」市民曉得這是什麼，因為杭州曾舉行過不少次的防空演習。不過演習總是演習，大家預先都有個準備，這次匆促其來，不由得手足失措。幸而杭州的義勇警察和壯丁，都訓練有素，馬上全體出動，佈崗街頭巷口，指導人民避難，全市秩序維持甚力。市民有的在家，有的在臨時指定的避難所里，耳聽軋軋的機聲，轟轟的炸彈聲，不免有些戰慄，直到九點多鐘，警報方才解除。

八一四正是星期六，次日星期日，早晨沒等市民醒來，敵機便又光臨，解除警報，已是上午十一時了。警報解除以後，市面便照常熱鬧起來，滿街的卡車，手拖車和人力車，裝了傢俱、人、行李，甚至於貓狗，小孩，總之，是表示的匆促雜亂，在大街上跑，或向東，或向西，或向南，或向北，城里的往鄉下搬，鄉下的往城里搬，一時秩序頗難維持。

人力車乘時漲價，由杭州城里到靈隱寺要大洋三四元，由城站到三郎廟，一律大洋二元，不折不扣。大家都看西湖安全，西湖各寺廟，和尚臨時變成大房東，小屋一間索價十元以上。後到的租不到房，向隅而歎，只好敵機來時，坐小船到湖上避難，於是划子價錢大漲，每小時大洋一元。

接著是在杭無定事的寓公，紛紛離杭，遷入內地。在杭有職業不能脫身的，也忙着把家眷送回原籍，大家傳說某某委員昨天也把家眷送回某地，某某局長也把家眷送回某地，於是委員局長以下的，一直到各機關的書記，只要手頭有路費，很少有不送走家眷的。

而同時長途汽車，因交通器具的統制，減少了班次，浙贛路又被水油斷，不能直通。湖濱車站和三郎廟碼頭，大堆的人，堆在那里，買不到票。本來在錢塘江從杭州上水，有兩班小輪船，這家公司，自從浙贛路通車

以後，生意一落千丈，很多輪船都停駛，大有歇業的趨勢。不料這次浙贛路中斷，而杭州逃難的人又都急於離杭，於是這家公司，生意大佳，所有輪船都開駛於江中，尙有不夠應用的樣子。

這樣紊亂的時間並不長，不到一個禮拜，搬的搬走，留的也無處可搬，杭州市就漸漸的復歸於平靜。敵機仍是不時的光臨，除了兩天，一日二次到三四次不等，警報來，大家躲起來，警報解除，大家照常走路，鳴鳴聲，軋軋聲，轟轟聲，大家聽慣，不再驚慌。

轟炸城站

這樣較為平靜的過了兩月，直到十月十三日，敵機來轟炸杭州城站了。

這次是敵機六架，由杭州西北方面轉過來，繞到城站，前面三架高飛，後面三架低飛，及到城站上空，前面三架向後回旋，後面三架陸續下飛，各投彈二枚。原前面的三架亦隨之投彈，城站共遭十一彈，站台，天橋，路軌均相當損壞。事後前往察看，路軌上共落彈三枚，均深一尺餘，可見所投之彈，均非重量炸彈。路軌略有曲折，經一小時之修理，便又照常通車了。

不料敵機看到這次轟炸，未能將城站毀損，十月十五日又來了第二次轟炸城站。

這次是敵機三架，飛行高在二千公尺以上，由東北方飛過來，行經城站上空，投重燒夷彈兩枚，站城當即起火，貨倉行李房及辦公室票房，都遭炸燬，延燒四五小時不熄。城站附近的城站旅館，迎軒茶社，就是我照

像館等，玻璃全部震破，隔扇也都傾斜。城站郵政總局玻璃也大半震碎。炸彈屑片，有飄飛到一里以外的地方。

這一次大轟炸，使得城站附近的住民，又發了慌，羊市街福元路一帶，又開始搬家，紊亂的情形，與前並無二致。而且，市內住民，一部分神經過敏的人以爲這是轟炸杭州城內的開始，便也騷動了，大家又都搬起來，街上又充滿了裝着傢俱，行李，大人，小孩，貓狗的車。可是這次往哪里搬呢？

禍從天降

自從八月十四日，敵機第一次光臨杭州以後，差不多天天敵機要來幾次，城內住民離杭的離杭，不能離的，便紛紛遷入湖濱的莊墅和寺廟里。

但是自八月十四日以後，一個多月以來，敵機始終是在笕橋一帶轟炸，沒有轟炸過城里一回，大家於是發生了神話。

其中一個神話是說：我們軍隊捉到日本空軍的駕駛員，問他們為什麼老是認定笕橋一個地方轟炸？那駕駛員說：「飛機飛到杭州上空以後，只看到一片山林樹木，毫無目標可尋，只在笕橋一帶，看到一些房舍，所以投彈總是在那個地方。」這話一個傳十，十個傳百，不久便人人皆知，說的人興高采烈，聽的人聽完全一聲「阿彌陀佛！」

又一個神話是說：「杭州從先有一個姓張的大仙，修行得道，羽化而去。張大仙是一個喜歡養鷹的人，在他尚未得道飛昇的時候，臂上總是架着兩隻老鷹。現在敵機來了，天上總有老鷹盤旋，就是那位大仙放出來的，爲的驅逐敵機，不要它飛進城內上空來。」

杭州的廟宇，是多到不可勝數的，正如同以前報紙上登着發起和平祈禱念經四十九天的啓事中，頭一句便是「吾杭素稱佛地」，市民搬到廟里或廟邊去住，真可謂在佛的腳下，滿可以高枕無憂，放心大胆了。

不料飛禍從天降，十月十五日敵機二次轟炸車站以後，飛機還不離開杭州，跑到西湖上兜圈子。裏西湖、國術館、三潭印月、瑯瑤寺、茅家埠、孤山等處，敵機均擲下小型炸彈數枚，而杭州市政府衛生科長張信培君，乘了黑牌一〇〇號汽車，在蘇堤上急駛，被敵機看到，追着以機關槍射擊，張某急停車避於堤邊橋下，而汽車隨之被敵機炸彈命中，起火焚燬。這樣一來，湖濱住民，又大感不安，住在岳墳、裏西湖、白堤、孤山一帶的人，又紛然向龍井、九溪十八澗，及各山洞逃避。而敵機在西湖上空，也每每向湖中及湖濱樹林間用機關槍掃射，於是湖里的划子，也弄得

沒有了生意，一小時大洋一元的舊事，只變成了一個甜蜜的回憶。

這樣躲來躲去，惶惶不可終日的人，並不是大多數，而大多數的人，是沒有力量搬東搬西，躲來躲去的，他們念阿彌陀佛，求菩薩保佑，菩薩不保佑時，便等着炸彈光臨。

大體說，杭州市民的防空知識是不夠的，緊急警報發出後，西子湖邊，仍然徜徉着大批的閑人。夜間，燈火管制後，西子湖邊的幾個公園里，却燃燒着一團鬼火，原來是閑人坐在休息椅上吸紙烟，無怪××將軍來杭看到這種情形說：「唯有炸彈是最好的教訓，敵機不在市內丟幾個炸彈，市民無論如何是不會知道小心的！」在比較偏僻的地方，緊急警報發出，大人孩子，聚在一堆，仰看飛機，仍在所不免，警察過來把他們趕進屋去，警察走去，便又出來。

改吸旱烟

商人開店，原爲的是利，眼看富人逃走，利無可圖，而自己性命交關，唯一逃了之。店夥胆小，首先解散，繼之老板準備關門。

可是地方當局不准，非要商店照常營業不可，有的店家，夥友早經遣散，要營業已不可能，那只好關店大吉；有的無心營業，但報歇業又不得允許，只好託詞說：「家中有事，暫停營業」門上貼一張紙條，藉此不開。但大多數的，是半開門，窗板一律不開，只在門的地方，開出一道縫，這樣算是照常營業。

警報是不可預知的，突然一聲，「嗚嗚」叫了起來，商店忙着把留的「道縫」關緊，一直等到警報解除以後，才懶洋洋的再把門開開。

物價漲得很高，不論什麼東西，都借了上海打仗的話，都一齊飛漲價錢，其中奢侈化粧品，尤其漲得厲害。紙烟一項，更是特出。

因了紙煙的漲價，吸煙的人，紛紛改吸旱煙，在抗戰期中，杭州各業都感不振，唯有「宓大昌」杭烟店，却作起好生意。宓大昌，原是杭州一家頂括括的煙店，其中營業除了杭市零賣以外，大宗的是向浙省各縣批發。自從抗戰開始以來，紙烟因了華成兄弟諸廠在戰區被燬，不能出貨，外國煙來源也減少，大家改吸旱煙，宓大昌的生意，一變而改爲門市興隆，外縣的批貨，不及顧到，只門市一項，已經無法照顧。所以在各商店減裁夥友的時候，宓大昌反而增加夥友，包煙包的人，都增加了好些個。

現在杭州的商店，便都是勉強的維持着。大部分是定出營業時間，過時不賣。而且在營業時間內，一聞警報，也立即關門，不管是空襲警報，

這是緊急警報。

爭奇鬪麗的門面，一律改成了灰色或深綠色。入夜門前的霓虹燈不開了，便是招牌燈，也都關着。一個略具模樣的都市的夜，變成鄉村鎮店的樣子。

防護團員

飛機第一次轟炸到杭州，公務員大老爺們人人都想到自己的辦公機關，一定是敵機一個最顯著的目標，於是大家一聞警報，紛紛放下公事，抱頭逃跑。

各機關，有的便開始遷移了，有的便開始分散辦公了，於是許多荒山僻徑中，平白的添了一羣羣青色中山裝的公務大老爺。

可是遷地辦公，和分散辦公，也有許多不方便，譬如調卷啦，會稽啦，都感到十分麻煩，所以稍一平靜，大家又紛紛遷回原處。

不過遷回原處，也不能安心辦公，警報一叫，大家還是要跑。

當敵機襲杭以前，各機關已經有了「防護團」的組織，什麼救護啦，警備啦，消防啦……完備得很，並且印了大紅臂章，送到防空司令部蓋過印。可是敵機來襲杭州，只看到大羣的公務大老爺，臂上掛「防護團」的符號，匆忙忙的向家里跑。

壯丁警察

這有名無實的「防護團」，到如今還是存在著，當警報一鳴，滿街急走的，倒有一半掛了紅的臂章，可是等到緊急警報發出，敵機聲音已近的

時候，這種「防護團」，街頭已經見不到一個。

但杭州的防護工作，毫不鬆懈，是誰負了防護的責任呢？——義勇警察和壯丁。

自從八月十四日敵機第一次襲杭，一直到現在，時間過了兩個多月，義勇警察和壯丁的工作，是沒有一天鬆懈過的。

義勇警察是什麼？受過警訓的老百姓。壯丁是什麼？受過軍訓的老百姓。

他們穿上了制服，——服裝不很整齊，是在所不免的。帶上了武器——武器也很難說，有的是步槍，有的是大刀，還有的木棒，但不管什麼服裝，什麼武器，總是精神奕奕，認真負責。

警報一來，馬上整裝出動，佈崗巷口，指導行人到避難所出，閑人一

律不准在街上亂走，記者在某城門附近，曾看到一個黃包車夫，一聽見警報，馬上放下車子，跑回家里，穿起軍衣，再出來指導行人，管制交通。

夜里，壯丁隨時都在警備着，一過十時，加着「防毒面具」（黑紗燈罩）的路燈，一律熄滅。住家的燈，如果遲過十二時還不熄，壯丁馬上來敲你的大門。

夜里，睡在牀上，忽然醒來，你會聽到你所熟悉的某某商店的胖老闆，放開大嗓子叫：「作什麼事？到什麼地方去？」他在盤查行人。

防空設備

杭州市民是惶惶然，是唐人自擾呢？還是真有點可怕。

這要看從那一方面來說。記得昔者北方有一位大將軍，對他的部下訓

話，問：「天上的烏鴉多不多？」兵士一齊答說：「多，」又問：「烏鴉拉屎不？」兵士一齊答：「拉！」又問：「拉到你們頭上過沒有？」兵士一齊答：「沒有！」於是某將軍訓話說：「所以飛機丟炸彈，一點也不可怕！」

如果按照某將軍的邏輯言，則杭州市民可謂庸人自擾了，否則，却也未可厚非。

杭州的積極防空的不充足，是無可諱言的，而消極防空的不充足，也是相當的事實。公共地下室，根本沒有，公共防空壕，也只在旗下營一帶才有，而且建築得也只能說馬馬虎虎。平民區里是沒有人管的。私人築的地下室，防空壕，大都是因陋就簡，不能應用，如果炸彈落到百尺之內，地下室便能震坍，將人活埋在那里頭。公家也可代人民作好的地下室，起碼要三四十元！

所以敵機在頭上轉時，老百姓應當怎麼辦呢？敵機雖然在杭州，沒有向城內的貧民窟丟過炸彈，但別的地方，敵機是炸過貧民窟的，其道理也就不難明白的。

民衆組織

「民衆」在八一三以後，便「組織」起來了！

這「組織」多得很，一個學校一個，一個同鄉會一個……多，真多。

後來大家說：要集中事權統一組織，結果便成了「浙江省抗敵後援會」。

其中宣傳股發了幾張油畫，掛在街頭，很使許多市民感動。還出了一份報，頁報章最初叫買得很起勁，後來因為購者寥寥（每份六銅元），買

報的也就減少了。

對於傷兵的設備很不完全，對於難民的救濟，也不周到。一個什麼委員會，許多辦公大老爺，仍是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五時辦公，過時大家走散。星期天，大批難民過境，便沒有人管了。會里，大家開會議決，等由准此，相應照辦，如果一個辦事人看到什麼需要改革的地方，便須向幹事大老爺上條陳。

「民衆」組織，如是而已。真的民衆，一部份是義勇警察和壯丁，黑夜白天，佈滿街頭，一部分則聚在家里照常吃飯和睡覺。

一條尾巴

俗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總是人間天堂的一半，兩月餘

以來，飛機不停的在頭上飛，冷風吹人，沉溺於西子麗色的醇翁，已經不見了。因之湖山爲之減色。回到「把杭州做汴州」的時代，不免使人歎惜「今不如古」！

三之刊長“國中の中戦抗”

場 戰 東 迴 瞻

角叁幣國價實冊每
發寄加函埠外

發 主 著
行 編 者
者 者 者

西 漢 生 長 著
安 口 活 江
長 上 書 長
沙 海 廣 羅
橋 州 州 平
州 重
成 慶
都 店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月二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版再月五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活生

